

# 野蠻的祖先—— 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的古代史 書寫與祖先形象的轉折

林美香\*

本文從廣義的歷史書寫及相關圖像，探討十六世紀下半葉至十七世紀初期，英格蘭編年史家與古文物研究者，對不列顛古代史的理解及視覺呈現。他們關注的問題包括：不列顛最早的居民從何而來、不列顛島嶼與其居民的名稱由來、不列顛上古時期的政治與文化狀態。全文從十二世紀的《不列顛諸王史》一書開始談起，並將承襲其傳統而書寫的歷史敘述，稱之為「英雄敘事」；而十六世紀下半葉開始的新古代史，則稱為「初民敘事」。初民敘事最大的改變在勇於接受「野蠻的祖先」，並將其類比於當時在美洲所見到的印第安人，也由此思索人類文明進化的階段。初民敘事在十七世紀漸成主流，明確表達了都鐸晚期至司徒亞特王朝早期的不列顛認同。

關鍵詞：古文物研究、特洛伊傳說、歷史書寫、國族認同、文明與野蠻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

## 一、前言

孩子問自己從何而來？一族之人問自己的祖先是誰？這種由自身出發的探問，往往又回到自身，決定了自己是誰。但這個問題既然是從自身出發，就無法脫離個體所處的時空，「誰是祖先」的答案變得因人、因時、因地而異，可能的祖先人選也變得多元了。本篇論文要問的是不列顛(Britain)的祖先是誰？他們的樣貌為何？其所聚焦的時間在十六、十七世紀之交，尤其是 1603 年前後。那一年，蘇格蘭國王詹姆士六世(James VI, r. 1567-1625)繼承英格蘭王位為詹姆士一世(James I, r. 1603-1625)，使蘇格蘭的司徒亞特王朝(the Stuarts, 1371-1714)，取代了英格蘭本土的都鐸王朝(the Tudors, 1485-1603)，成為一新的「複合式君主國」(composite monarchy)。<sup>1</sup>但詹姆士並不滿足於分立的兩國，他致力推動不列顛島上的政治統一，希望「大不列顛」(Great Britain)成為國家的名字，不再有英格蘭、蘇格蘭或愛爾蘭之名；讓這個國家只有一王、一族、一法(vnus Rex, vnus Grex & vna Lex)。<sup>2</sup>此時，「不列顛」成為時代的關鍵詞，對國王與其支持者而言，不列顛認同正是王朝穩固之所繫，而國族認同又繫於歷史起源，因此探問不列顛的祖先是誰，成為不可迴避的問題。

其實在 1603 年之前，不列顛就已成為重要的政治與學術用詞。整個都鐸時期，英格蘭同樣在追尋不列顛的起源，因為開國之君亨

<sup>1</sup> 詹姆士六世繼承英格蘭王位一事，在歷史上稱為「王位聯合」(the union of the crowns)。王位聯合後，詹姆士統治區域涵蓋三王國：英格蘭、蘇格蘭與愛爾蘭，他心目中的「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即包含此三王國。在 1604 年所頒佈的國王頭銜中，詹姆士不再稱為蘇格蘭王或英格蘭王，而是「大不列顛國王」(King of Great Britain)。

<sup>2</sup> James I, King of England, "A Speech to Both the Hovses of Parliament, Delivered in the Great Chamber at White-Hall," in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I*, edited by C. H. McIlwain, 292 (Union, N. J.: Lawbook Exchange, 2006).

利七世(Henry VII, r. 1485-1509)的家族源自威爾斯，也就是古代不列顛人(Britons)受薩克森人(Saxons)入侵後的移居之地。亨利七世順理成章地將新王朝塑造為古代不列顛王國的復興。至都鐸最後一任君主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r. 1558-1603)時期，不列顛一詞依然響亮，且因文藝復興的影響，它有時以古羅馬所稱的「不列塔尼亞」(Britannia)一詞代替，但又略有差異。後者所連結的意涵有二：第一，它代表過去羅馬統治下的一省，即西元 43 年皇帝克勞狄(Emperor Claudius, r. 41-54)征服後，羅馬在不列顛統治所及的地區，主要在泰恩河(River Tyne)以南，現在的英格蘭和威爾斯兩地。第二，它是對未來不列顛帝國的想像，如迪伊(John Dee, 1527-1608)在 1577 年的作品封面上，將不列塔尼亞擬人化為一名女性，在海岸邊屈膝祈求，希望女王能建立統領三王國及其周邊海域的「不列顛帝國」(British Empire)。<sup>3</sup>在不列塔尼亞的兩個意涵中，不論是過去的古典文明餘暉，還是未來閃耀的大西洋霸權，主角都是英格蘭，而不是日後詹姆士一世心目中英、蘇兩國平等連結的「大不列顛」。

以不列顛或不列塔尼亞一詞遮蔽的英格蘭帝國雄心，其實在亨利八世(Henry VIII, r. 1509-1547)與愛德華六世(Edward VI, r. 1547-1553)時期，就已彰顯，但當時的對象並不是海外帝國，而是蘇格蘭。這兩朝均曾以武力與婚姻雙重手段，逼迫蘇格蘭就範，欲以不列顛之名實質統治當地。<sup>4</sup>換言之，都鐸時期所謂的不列顛帝國，不論是對島嶼內部或對海外，其本質是「英格蘭帝國」。也因此，當英格蘭人探問不列顛的祖先時，最關心的是最初居住在英格蘭這塊土地上的人；甚至將不列顛等同於

<sup>3</sup> John Dee, *General and Rare Memorials Pertayning to the Perfect Arte of Navigation* (London: By Iohn Daye, 1577), frontispiece, 6, 53.

<sup>4</sup> 參見 David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4-60.

英格蘭，讓英格蘭之名及其統治權涵蓋全島。<sup>5</sup>

不論是 1603 年之前或之後的英格蘭，有關不列顛祖先的探問與詢答，此工作都落在歷史書寫者身上，他們以國族起源的歷史(或起源的神話)，為英格蘭王國提供特定的敘事架構，並由此建立國族認同。<sup>6</sup>恰巧，十六、十七世紀之交英格蘭的歷史書寫，正在經歷明顯的變化。當時許多史家仍以中古傳統的編年史(chronicles)方式寫作，其中最具規模且涵蓋三王國的作品，是霍林斯德(Raphael Holinshed, c. 1525-c. 1580)的《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編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1577, 以下簡稱《編年史》)，但也有一批在當時不被視為史家的「古文物研究者」(antiquaries)，他們不以編年的形式，而是以特定主題為中心書寫。這批古文物研究者受到義大利人文主義新方法的刺激，對中古流傳下來的作品抱持高度懷疑的態度，相對更重視古典文獻的運用，但也注意古文獻的考證與比對，並利用實物證據(如錢幣、碑文、建築遺跡)補充文獻資料的不足。<sup>7</sup>換言之，他們有新的治學態度與方法，可來回答祖先

<sup>5</sup> 按中古以來在英格蘭一般的用法，不列顛就是英格蘭，前者只是後者的古名，而後者是前者的延續，參見 Alan MacColl, "The Meaning of 'Britai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5:2 (April 2006): 248-269. 明確而言，「英格蘭」之稱在西元 800 年後才出現，由威塞克斯國王埃格伯特(Egbert, King of Wessex, r. 802-809)頒訂，原義為盎格魯人(Angles)之地(Angles' land)，此段歷史之考證，見 John Selden, *The Reverse or Back-face of the English Janus*, translated by Redman Westcot (London: Printed for Thomas Basset, 1682), 38.

<sup>6</sup> 誠如波考克(J. G. A. Pocock)所言，歷史寫作是「敘事的建構」(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s)，也是認同的建構，賦予社群存在感與延續性，見 J. G. A. Pocock,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58-270.

<sup>7</sup> 有關古文物研究者的定義，以及他們的學術活動，見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in Arnaldo Momigliano,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6), 1-39; Stuart Piggott,

是誰的問題，並且建立不同的古代史敘事架構，開啟英格蘭古史書寫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sup>8</sup>

現代學者儘管有不同看法，對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史學上的典範轉移，已投注非常多研究，對「古文物研究運動」(antiquarian movement)的討論也不少。<sup>9</sup>這些研究多著重於史學本身，如方法的創新、材料的應用、

---

“Antiquarian Thought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Stuart Piggott, *Ruins in a Landscape: Essays in Antiquarian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6), 1-24; Antonia Gransden, *Historical Writing in England II: c. 1307 to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308-341; Daniel R. Woolf, *The Idea of History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Erudition, Ideology, and ‘The Light of Truth’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I to the Civil War*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14-23.

<sup>8</sup> 法斯納(F. Smith Fussner)在 1962 年提出英格蘭「史學革命」(historical revolution)之說，暗示英格蘭史學產生孔恩式的典範轉移，後來許多史家繼承此看法。參見 F. Smith Fussner, *The Historical Revolution: English Historical Writing and Thought 1580-1640* (London: Routledge, 2010); F. J. Levy, *Tudor Historical Thought* (San Marino: Huntington Library, 1967; Toronto, Buffal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Renaissance Society of America, 2004); Arthur B. Ferguson, *Clio Unbound: Perception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Past in Renaissance Englan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9); Keith Thomas, *The Perception of the Pas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3); Joseph M. Levine, *Humanism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Historiogra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但也有學者反對史學革命之說，見 Andrew Hadfield, “Sceptical History and the Myth of the Historical Revolution,”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 Renaissance et Réforme* 29:1 (Winter 2005): 25-44.

<sup>9</sup> 有關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史學的研究可見註 8，有關古文物研究運動的討論，重要者可見：T. D. Kendrick, *British Antiquity* (London: Methuen, 1950); Peter Burke, *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9), 21-32; Stuart Piggott, *Ruins in a Landscape*; Stuart Piggott, *Ancient Britons and the Antiquarian Imagination: Ideas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Regenc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9); Graham Parry, *The*

繼承的史學傳統等等，但較忽略十六、十七的古史書寫，當然也較不關注不列顛祖先的面貌如何被描述或重構？或古文物研究者對祖先的新認識，與不列顛國族認同之間的關係為何？鑑於以上這些問題都還未有足夠的探索，本文將以十六世紀下半葉至十七世紀初葉，英格蘭歷史書寫中有關不列顛祖先的敘事與面貌重構，做為主要研究對象，並嘗試回答上述相關問題。文中所討論的「歷史書寫」，將廣泛地涵蓋編年史，地方志(chorography)、民族志(ethnography)、王室系譜(genealogies)等，並將這些作品中所用的圖像也納入研究範圍，以觀察祖先的形貌如何被表達。

此文最關心的並非史學史的發展，而是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人如何重新認識不列顛的祖先，他們的樣貌、飲食、習俗、信仰與生活方式等。新的理解建立在新的敘事架構上，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推動力來自古文物研究，尤其是卡姆登(William Camden, 1551-1623)於 1586 年出版的《不列塔尼亞》(*Britannia*)一書，<sup>10</sup>奠定了不列顛史地探查與研究的基礎，也建立讀者對不列顛先民的新認識。卡姆登的作品在 1612 年

---

*Trophies of Time: English Antiquarian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Angus Vine, *In Defiance of Time: Antiquarian Writ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sup>10</sup> 此書首版為拉丁文：*Britannia siue Florentissimorum regnorum, Angliae, Scotiae, Hiberniae, et insularum adiacentium ex intima antiquitate chorographica description* (Londini: Per Radulphum Newbery, 1586)。首版約 18 萬字，之後陸續於 1587、1590、1594、1600、1607 再版，內容日漸擴增，1607 年的版本已超過 50 萬字，而且加入 58 幅地圖、116 件羅馬碑文與其他圖像。《不列塔尼亞》一書於 1610 年在卡姆登監督下，由霍蘭德(Philemon Holland, 1552-1637)譯為英文，使其觸及的讀者更廣。十七至十九世紀，此書仍再版 7 次，參見：Oliver D. Harris, "William Camden, Philemon Holland and the 1610 Translation of *Britannia*," *The Antiquaries Journal* 95 (July 2015): 279-303。本文因討論十六、十七世紀之交的古史寫作，尤其是詹姆士國王入主英格蘭之後，因此以 1607 年的版本(英譯本為 1610 年)做為主要參考對象，而且此版本也是卡姆登生前最後定稿之作。

由史畢德(John Speed, 1552-1629)所繼承，其《大不列顛帝國全覽》(*The Theatre of the Great Britaine*)與《大不列顛史》(*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集古文物研究與編年史寫作之大成，對不列顛祖先原始的生活，有豐富的文字與圖像描述。

卡姆登與史畢德的作品，以不列顛文明初展之時，人類蒙昧而野蠻的生活方式為重點，其敘事架構可稱為「初民敘事」(narratives of primitive mankind)。相對於此，則是十二世紀以來已長久存在的「英雄敘事」(narratives of heroes)，它的基礎建立在蒙毛斯的傑弗瑞(Geoffrey of Monmouth, c. 1095-c. 1155)所寫之《不列顛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 c. 1138)。本書是中古時期英格蘭最暢銷的文學著作，至十六世紀留有 215 本手稿，遠超過另一本中古時期著名經典——比德(Bede the Venerable, c. 673-735)的《英格蘭人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 c. 731)。<sup>11</sup>《不列顛諸王史》所述是不列顛人的建國神話，上承古羅馬詩人味吉爾(Publius Vergilius Marco, 70-19 BC)的《埃涅阿斯紀》(*Aeneid*, c. 19 BC)，其以特洛伊人為羅馬人的祖先；以埃涅阿斯(Aeneas)為羅馬國族的開創者。傑弗瑞延續這段古羅馬的起源神話，以埃涅阿斯的曾孫布魯特斯(Brutus)，以及跟隨他的特洛伊英雄，為定居不列顛的第一批人，不列顛島及島上居民——不列顛人，也因布魯特斯而得其名。

傑弗瑞的作品，讓不列顛與偉大的羅馬帝國同出一源，正好滿足十二世紀諾曼王朝(the Normans, 1066-1154)的帝國想像，尤其是亞瑟王(King Arthur)這一角色，他不僅是不列顛人的王，也征服蘇格蘭、愛爾蘭、挪威、丹麥、法蘭西及羅馬等歐洲諸邦，猶如體現中古版本的世界帝國。雖然《不列顛諸王史》一書的主角是不列顛人，但諾曼人在 1140 年代

---

<sup>11</sup> R. R. Davies, *The Matter of Britain and the Matter of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The First English Empire: Power and Identities in the British Isles 1093-13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9.

以後挪用了這套神話，自視為布魯特斯的正統子孫。<sup>12</sup>此後歷代英格蘭君王，如理查一世(Richard I, r. 1189-1199)、愛德華一世(Edward I, r. 1272-1307)、亨利七世，甚至是詹姆士一世，皆被形塑為亞瑟王的傳人。此起源神話與英格蘭君王的統治權及統治形象，密不可分，也造就了它穩固的地位，直到十六、十七世紀，才因人文學者與古文物研究者而受到挑戰。本文以下將從十二世紀傑弗瑞的作品開始談起，再依序討論「英雄敘事」與「初民敘事」在十六、十七世紀歷史書寫中的表現，及其所呈現的祖先形貌；最後則以初民敘事中有關文明進化的討論為主，連結此時代歐洲人對美洲人的認識，以及不列顛國族起源與認同的問題。

## 二、英雄敘事：特洛伊人(Trojans)

從十二世紀末葉至十七世紀，在英格蘭所謂「不列顛史」(the British History)，或「不列顛大事」(the Matter of Britain)，就是以《不列顛諸王史》為基底的歷史，但這段歷史夾雜著大量的神話、民間傳說、作者的想像與虛構，以及少部分的史實。<sup>13</sup>根據傑弗瑞所說，特洛伊城被希臘大軍

---

12 John Gillingham, *The English in the Twelfth Century: Imperi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Values*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0), 129; R. R. Davies, *The First English Empire*, 41. 在當時的文獻中，諾曼人越來越普遍被稱為「英格蘭人」(the English)，他們逐漸接收了英格蘭人的稱號。歷來有關《不列顛諸王史》是為威爾斯人(古不列顛人子孫)而寫，還是為諾曼統治者而寫，一直有爭議，前所引用的兩文主張是為威爾斯所寫，但也有不少學者主張傑弗瑞偏向諾曼的立場，參見：Michael A. Faletta, "Narrating the Matter of Britain: Geoffrey of Monmouth and the Norman Colonization of Wales," *Chaucer Review* 35:1 (January 2000): 60-85; Paul Dalton, "Topical Concerns of Geoffrey of Monmouth's *Historia Regum Britannie*: History, Prophecy, Peacemaking, and English Identity in the Twelfth Century,"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4:4 (October 2005): 688-712.

13 傑弗瑞宣稱他的作品並非自己寫成，而是應牛津副主教瓦爾特(Walter

攻破之後(約於西元前 1200年),埃涅阿斯攜其子阿斯卡尼烏斯(Ascanius)逃離,在海上漂流多年,而後於義大利定居並贏得數場戰爭的勝利,坐上義大利王位。埃涅阿斯過世後傳位其子,但其孫西珥維俄斯(Silvius)生活放蕩,與一女生下布魯特斯,當時便有預言指出:布魯特斯必殺親生父母,流放諸地,直到取得「最高的榮耀」為止。果不其然,布魯特斯 15 歲時,一日與父親同遊狩獵,他的弓箭誤射其父致死,布魯特斯因此被流放海上。他先到希臘,結識一群同樣落難的特洛伊子孫,被希臘君王用為奴隸,最後在布魯特斯的領導下,率領約七千名特洛伊勇士,成功取得船隻與金銀珠寶,揚帆離開希臘,另尋新天新地。<sup>14</sup>

後來,他們在一無人島嶼洛艾哥提亞(Loegetia)上岸,本想在此落地生根,可是女神戴安娜(Diana)在深夜傳神諭予布魯特斯,指引他到另一地:「在日落之處、在高盧王國(kingdoms of Gaul)之外」,有一海水環抱的島嶼,島上有巨人,但荒蕪一片,正可供這批特洛伊英雄居住。女神激勵布魯特斯去尋找此「應許之地」,因為它將是他「永恆的座席」(everlasting seat)、「第二個特洛伊」(a second Troy);「諸王將從你而生……世上全地都將臣服於他們」。<sup>15</sup>於是,布魯特斯與其手下遵從神諭,在海上航行數年,經過北非,再達法蘭西南部,一路往北;幾經征戰,最後跨過海峽,到達不列顛。傑弗瑞指出,當時不列顛名為「愛爾比恩」(Albion),是一富饒之地。布魯特斯和其他眾武士先開墾土地,興建屋舍,接著

---

the Archdeacon of Oxford, d. 1151)之請,翻譯一部以古不列顛語寫成的舊作,見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translated by Michael A. Faletra (Ontario: Broadview Edition, 2008), 41, 217. 但歷史上從無人見過此本舊作,《不列顛諸王史》的內容,事實大多為他蒐集並整合大量資料所創作,史家戴維斯(R. R. Davies)甚至稱此書為「欺詐」(hoax)之作,見 R. R. Davies, *The First English Empire*, 39.

<sup>14</sup>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43-50.

<sup>15</sup>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50-51.

滅盡巨人，決心在此島安身立命。布魯特斯以自己的名字為島嶼命名，改稱不列顛，然後又在泰晤士河畔築大城，稱為「新特洛伊」(Troia Nova)，也就是日後的倫敦。<sup>16</sup>

這整段敘事，猶如羅馬建國神話的翻版，此種與上古神話英雄世系嵌合的作法，傑弗瑞並不是第一人。西元七世紀時，法蘭克人的傳說中，已指法蘭克人第一位國王法蘭奇歐(Francio)，是逃離特洛伊的英雄，帶領他的手下遷徙至萊茵河流域，後入侵高盧，在當地建國；其子民則從其名，稱為「法蘭克人」(Franks)。其他中古早期新建立的王國，也多以特洛伊人為先祖，「特洛伊神話」(the Trojan myth)正是當時新國族合法化其地位常見的「發明」。<sup>17</sup>傑弗瑞以希臘、羅馬神話與史詩為發想源頭，書寫了布魯特斯從義大利至不列顛的歷史，至於布魯特斯之後的君王世系及不列顛的朝代史，則多依賴十二世紀以前的威爾斯傳說與自己的虛構，整理出從西元前 1200 年到西元後 700 年，共 99 位君王的系譜，跨越了大約一千九百年的歷史。

依據《不列顛諸王史》所述，布魯特斯在不列顛生活 23 年之後，依照特洛伊習俗，將其領土分割與三子：長子洛克瑞烏斯(Locrinus)分得塞文河(the Severn River)以東，最大最肥沃的土地，也就是日後的英格蘭地區；次子卡姆伯(Kamber)分得塞文河以西土地，就是日後的威爾斯；三子阿爾巴納克特斯(Albanactus)，取得不列顛北部土地，就是後來的蘇格蘭。但數年之後，因匈人之王亨伯(Humber, King of the Huns)入侵北方，阿爾巴納克特斯被殺；另外兩位兄弟共同北征為他復仇，最後亨伯戰死於今日的亨伯

---

<sup>16</sup>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52-58.

<sup>17</sup> George Huppert, *The Idea of Perfect History: Historical Erudition and Historical Philosophy in Renaissance Franc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0), 72-74.

河中(the Humber River)。<sup>18</sup>戰役之後，洛克瑞烏斯短暫統領整個不列顛島，其後又有兄弟相爭，直到當瓦洛(Dunwallo Molmutius)重新統一不列顛，成為第一位以金王冠加冕的不列顛國王。<sup>19</sup>其後間或有內戰，不列顛王國多由一人統治，且歷代賢君興建城市、開闢道路、頒布法典，也曾遠征高盧、義大利與日耳曼，<sup>20</sup>使不列顛文明昌盛、威名遠播。及至羅馬征服後，不列顛仍有自己的君王，且在西元二世紀魯息烏斯(Lucius)時代，接受基督教，成立三個教區，成為普世教會的一分子。<sup>21</sup>

若說《不列顛諸王史》前半部寫的是不列顛人興起的歷史，後半部則是不列顛人悲壯的衰亡史。傑弗瑞說：「不列顛人最早聚居在此島嶼，從海到海」，<sup>22</sup>但從西元前一世紀開始，先有羅馬人的征服，後有薩克森人、盎格魯人(Angles)以援軍之名，大批進入不列顛。此兩族在五世紀的國王沃蒂根(Vortigem)時代，又聯合北方的皮客特人(Picts)及蘇格蘭人(Scots)，搶奪不列顛人之居地與財產。此段多民族入侵的慘烈過程，直到蓋世英雄亞瑟王興起，才得以反轉。但勇武如亞瑟，仍不敵不列顛人內部親族的叛變，最後負傷死於阿瓦隆島(the isle of Avalon)。不列顛王位傳至最後一任君王卡德瓦拉德(Cadwallader, r. c. 655-682)時，不列顛人僅能僻居威爾斯、康瓦耳(Cornwall)兩地，或逃難至法蘭西西北部的阿摩利加(Armorica, 即今日的布列塔尼[Brittany])。卡德瓦拉德最終在西元 689 年 5 月死於羅馬，其遺留在不列顛島上的子孫已無力回天。

與之前或同時代的歷史著作相較，傑弗瑞的《不列顛諸王史》，最

---

18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59.

19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69.

20 遠征的戰役見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61-62; 75-76.

21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96-97.

22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43.

主要的貢獻在於將不列顛的歷史往前延伸一千餘年，填補了上古史的空白。六世紀的吉爾達(Gildas, c. 500-c. 570)或八世紀的比德，他們的作品都從凱薩(Gaius Julius Caesar, 100-44 BC)入侵及羅馬征服開始寫起；十二世紀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 c. 1095-c. 1143)或杭亭頓的亨利(Henry of Huntingdon, c. 1088-c. 1157)，則從薩克森人入侵寫到十二世紀。<sup>23</sup>對於如此渺遠不可考的祖先事蹟，《不列顛諸王史》中究竟有多少真實？何以此書所述的人物與功業都未見於吉爾達和比德的著作中；也不見於上古希臘、羅馬史家，或中古早期法蘭西及日耳曼地區的作品中？<sup>24</sup>《不列顛諸王史》一書問世後十餘年，便已聽到質疑與批評的雜音，<sup>25</sup>但歡迎與讚賞之音更響亮，從十三世紀以下至十六世紀，各地翻譯與仿作大量出現，也被收入一部又一部的編年史中。基本上，《不列顛諸王史》構成了中古至近代早期不列顛上古史的正統論述。

對中古至十六世紀的統治階層來說，《不列顛諸王史》有兩個不可忽視的魅力。第一，統一的不列顛群島：傑弗瑞所敘述的不列顛，在布魯特斯之時，以及在當瓦洛之後，大體上是個統一的王國，從蘇格蘭北方的奧客尼群島(the Orkney islands)，到英格蘭西南邊角的康瓦耳，都在不列顛君主統治之下，而且依照特洛伊習俗，王位傳承歸在布魯

<sup>23</sup> 他們的作品為：Bede the Venerable, *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c. 731); Gildas, *De Excidio et Conquestu Britanniae* (*The Ruin and Conquest of Britain*, c. 510); William of Malmesbury, *De Gestis Regum Anglorum* (*Deeds of the English Kings*, c. 1125); Henry of Huntingdon, *Historia Anglorum* (*History of the English*, c. 1129).

<sup>24</sup> 在傑弗瑞之前，曾提及特洛伊祖先者，是九世紀威爾斯修士耐尼烏斯(Nennius)的《不列顛人的歷史》(*Historia Brittonum*)，以不列托(Britto)為建立不列顛王國的創始者，也提及亞瑟及預言家梅林(Merlin)。此書即傑弗瑞主要參考的素材，見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18.

<sup>25</sup> T. D. Kendrick, *British Antiquity*, 11-13.

特斯的長子世系之下。此外，不列顛王的權威也及於愛爾蘭，因為愛爾蘭原是「無人居住」之地，在國王哥金特(Gurguint Barbruc)統治時，賜與一群在海上漂流的男女居住。<sup>26</sup>

第二，帝國的應許：《不列顛諸王史》一書中，除了上文所提女神戴安娜的預言之外，最著名者當屬梅林的預言(prophecies of Merlin)。在外有薩克森人入侵的強大威脅下，梅林召喚異象顯現在沃蒂根國王眼前，指出一紅龍(指不列顛人)與一白龍(指薩克森人)兩相廝殺，紅龍屢居下風，眼看要喪命之際，「康瓦耳的野豬」(Boar of Cornwall)以風馳電擊之勢救援，最終予白龍致命一擊，那時「海洋上群島對他的勢力拜服，他也據有高盧的森林」，連羅馬都為之顫抖。<sup>27</sup>梅林的預言後來由亞瑟王所實現，但亞瑟終究無法將薩克森人完全趕出國境。最後，梅林的預言轉由天使之口，以另一種方式告訴不列顛最後一任君王卡德瓦拉德：不列顛將不再由不列顛人所掌管，直到不列顛人能重拾真誠的信仰、尋獲「失落的聖物」，且在上帝預定的日子到來時，才會重新統治不列顛。<sup>28</sup>這項預言暗示不列顛人須等待亞瑟再臨，屆時不僅不列顛全境，連歐陸及周邊海洋上的島嶼，都臣服於不列顛統治之下。其實之前戴安娜或梅林的預言，也都帶著此種帝國重生與重建的想像。

以上兩點，在英格蘭中古時代最主要的實踐者是英王愛德華一世，他如同十二世紀中葉以來的諾曼君王，認為諾曼人是不列顛人真正的繼

---

<sup>26</sup> 這群男女乘 30 艘船，從西班牙駛往蘇格蘭北方，尋找可居住之地，在海上巧遇不列顛國王哥金特，當時他已成功征伐丹麥，在南返途中。見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78-79. 傑弗瑞之說，是都鐸時期伸張對愛爾蘭統治之權重要的基礎，見 Andrew Hadfield, "Briton and Scythian: Tudor Representations of Irish Origins,"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28:112 (1993): 390-408.

<sup>27</sup>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131.

<sup>28</sup>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216.

承者。在 1298 年至 1301 年間，他的政府數度引用特洛伊祖先之說，以及亞瑟對蘇格蘭的征服，伸張英格蘭對蘇格蘭的統治權。<sup>29</sup>也在這段時期，特洛伊傳說被編入英格蘭君王世系圖譜中，從布魯特斯到愛德華一世，一脈傳承；傑弗瑞原著中原本存在的兄弟共治情節，皆被消抹。目前藏在牛津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中的羊皮卷檔 3(Bodley Rolls 3, 1296-1300)，甚至可看到此世系往上延伸，將希臘神話英雄海克力士(Hercules)尋找金羊毛的故事，編入圖譜中，下接埃涅阿斯，再接布魯特斯及其後的歷代英格蘭君王，構成更漫長的英雄與君王敘事。<sup>30</sup>在這份卷檔中，亦可觀察到中古時期對特洛伊祖先視覺化的呈現，祖先們的樣貌、穿著，皆有如中古時期的貴族與君王(附圖 1)，其表現方式，如同傑弗瑞的《不列顛諸王史》本身，寫的雖然是上古先民事蹟，卻鑲嵌在中古封建騎士的世界中，沒有古今的斷裂或區隔，猶如同一時空的綿延，亙古常新。

到了都鐸時期，特洛伊傳說得到新一波的關注，因為亨利·都鐸(Henry Tudor, 1457-1509, 即未來的亨利七世)來自威爾斯，其父系血統可上溯至卡德瓦拉德，也可再至亞瑟及布魯特斯，在支持者的眼中，亨利就是不列顛預言的實現者(the fulfiller of the prophecy)。<sup>31</sup>亨利統治期間，古代不列顛血統也確實成為建構其正統性的一環。例如，他命人製作從布魯特斯以來歷代不列顛君王的雕像，放在新建的理奇蒙宮殿(Richmond Palace)中；

<sup>29</sup> R. R. Davies, *The First English Empire*, 41-43.

<sup>30</sup> 此份卷檔之討論，可見 William H. Monroe, "Two Medieval Genealogical Roll Chronicle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The Bodleian Library Record* 10:2 (October 1981): 215-221; Joan A. Holladay, *Genea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High and Late Middle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106-127.

<sup>31</sup> 1486 年亨利七世第一次北巡到伍斯特(Worcester)，當地主教在歡迎詞中即稱亨利為卡德瓦拉德的子孫(Cadwaladers Blodde lynyally descending)，「預言的實現者」。引自 Sydney Anglo, "The British History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Sydney Anglo, *Images of Tudor Kingship* (London: Seaby, 1992), 40.

將長子命名為亞瑟(Arthur, Prince of Wales, 1486-1502)，又將「紅龍」做為王室紋章的一部分，普遍出現於王室各類文獻與圖像上，而紅龍即是不列顛人重新統治整個島嶼的預言象徵(附圖 2)。<sup>32</sup>在歷史書寫上也有相同的趨勢，從 1490 年代開始，傑弗瑞的不列顛史敘事再度復興，<sup>33</sup>後又因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所需，特洛伊傳說被用為古代不列顛帝國重生的基石，在為數不少的編年史與世系圖譜中，為英格蘭君主外抗天主教權威、內轄全島的帝國至高權，提供論證。如亨利八世政府在《禁止上訴法案》(*Act in Restraint of Appeals*, 1533)中所宣稱的：「在各式各樣古老而真實的史書與編年史中，明白且清楚地宣告英格蘭是一帝國，且此[地位]已被世界所認可。」<sup>34</sup>

古不列顛史的政治功能，延續到本文所關注的伊莉莎白時期。如 1560 年左右由哥迪特(Gyles Godet, fl. c. 1547-1568)所繪的《英格蘭諸王世系簡譜》(*Brief Abstract of the Genealogie of All the Kynges of England*)，其中包含

---

<sup>32</sup> Kevin Sharpe, *Selling the Tudor Monarchy: Authority and Image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62-64. 但藝術史學者安格魯(Sydney Anglo)與文學史家史瓦瑟(Philip Schwyzer)持不同意見，主張不列顛血統並不是亨利七世最重視的王位繼承基礎，見 Sydney Anglo, "The British History and its Implications," 40-60; Philip Schwyzer, *Literature, Nationalism, and Mem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Wa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1-31.

<sup>33</sup> 這波不列顛史寫作是從魯斯(John Rous, c. 1411-1492)《英格蘭諸王史》(*Hystoria Regum Angliae*)開始，他將此書獻給亨利七世。T. D. Kendrick, *British Antiquity*, 34-35; Antonia Gransden, *Historical Writing in England II*, 316-323.

<sup>34</sup> "Act in Restraint of Appeals, 1533 (24 Henry VIII, c. 12)," in *Documents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1526-1701*, edited by Gerald Bray, 78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4). 有關亨利八世至愛德華六世時期，古不列顛史在政治上的應用，見 David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35-45; Philip Schwyzer, *Literature, Nationalism, and Mem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Wales*, 31-39.

布魯特斯至卡德瓦拉德，共 100 位古不列顛君王的世系傳承與君王肖像。哥迪特稱布魯特斯長子洛克瑞烏斯為「此地的皇帝」(Emperour of this land)，且曾接受兩位弟弟(蘇格蘭與威爾斯統治者)的「效忠禮」(hommage)(附圖 3)。<sup>35</sup>換言之，從洛克瑞烏斯開始，即奠定英格蘭君王對蘇格蘭與威爾斯的宗主權。對其後繼的君王，哥迪特不僅用「不列顛國王」(king of Britayne)，也用「大不列顛國王」(king of great Britayne)稱之，而大不列顛一詞，在當時的用法中，特別強調包含蘇格蘭。<sup>36</sup>

另值得注意的是，哥迪特的圖譜並非從布魯特斯開始，而是從《舊約聖經》的挪亞(Noah)開始，一路綿延至伊莉莎白女王，呈現了將近四千年的君王傳承。此世系的出現，是因為作者接受了十六世紀中期以來，由新教改革作家貝爾(John Bale, 1495-1563)所主張的看法。貝爾相信自大洪水以後，挪亞之子雅弗(Japheth)、雅弗之子薩摩西斯(Samoths)這一系，已聚居不列顛，且已信仰上帝耶和華。數代之後，挪亞另一子含(Cham)的後代——巨人愛爾比恩(Albion)與其隨從，占領了不列顛，也毀棄真誠的信仰，在此島嶼上肆虐多年，直到布魯特斯到來，殺盡巨人，才回復耶和華的信仰，也重啟黃金時代。<sup>37</sup>這段新增添的敘事，在傑弗瑞的英雄敘事上

<sup>35</sup> Cyles Godet, *Brief Abstract of the Genealogie of All the Kynges of England* (London: By Gyles Godet, 1560?), no pagination.

<sup>36</sup> 關於「不列顛」與「大不列顛」兩詞的使用，參見 Alan MacColl, "The Meaning of 'Britai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 在哥迪特的用法中，「不列顛」與「大不列顛」兩詞也可互通換用。

<sup>37</sup> 貝爾在 1540 年代借用義大利道明會修士拿尼(Giovanni Nanni, c. 1432-1502)所偽造的《古史》(*Antiquities*, 1498)，連結傑弗瑞的《不列顛諸王史》，補充了特洛伊英雄到達不列顛之前的歷史空白。拿尼的《古史》主張，大洪水之後挪亞之子雅弗這一系，遷徙並聚居於歐洲。貝爾將拿尼的說法挪用至不列顛，並將薩摩西斯(即雅弗的第六子米設[Meshech])視為不列顛君王體制的源頭，此說法在十六世紀英格蘭流行至少半世紀。參見 T. D. Kendrick, *British Antiquity*, 69-72; Alan MacColl,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and as a Protestant

串接《聖經》源流，不但將不列顛的古史又往前推進約一千兩百年，而且建立了英格蘭信仰的「古老性」(antiquity)，足可勝於羅馬。

在圖像上，哥迪特延續中古君王世系圖譜的傳統，從挪亞以下到伊莉莎白女王，眾君王的形貌除了性別有異之外，大多類似；穿著則接近中古晚期至十六世紀上半葉的貴族與統治者。這些君王之間沒有明顯的時空差異，仿如共時存活。此種圖像形式與挪亞世系，繼續影響著十六世紀下半葉的歷史書寫，以 1569 年格拉夫頓(Richard Grafton, c. 1506-1573)的《通鑑》(*A Chronicle at Large*)為例，此書的封面即以上古君王肖像，說明伊莉莎白女王帝國權威的基礎(附圖 4)。<sup>38</sup>封面上方中間的兩人物，分別是拿著十誡的摩西(Moses)及與他同時期的布魯特斯。摩西身後的圓框中，畫的是《舊約聖經》〈創世紀〉中亞當與夏娃的故事，意味著「世界歷史」的開始；布魯特斯身後則是挪亞方舟(Noah's Ark)的故事，代表特洛伊人的源頭。《通鑑》一書將世界史的開始，視為不列顛史(或英格蘭史)的起頭；古代希伯來人的歷史與不列顛人的歷史，則被視為平行的兩支脈。如此，布魯特斯右側的長子洛克瑞烏斯，對應希伯來國王掃羅(King Saul, r. 1050-1010 BC)；其下另兩子阿爾巴納克特斯與卡姆伯，對應大衛王(King David, r. c. 1010-971 BC)與所羅門王(King Salomon, r. 970-931 BC)。

從政治宣傳的角度來說，《通鑑》的封面是項優異的設計：右側的不列顛君王世系，與左側的《舊約聖經》君王世系，共同支持英格蘭歷史與王權的開展；封面最底端，則由征服者威廉(William I, the Conqueror, r. 1066-1087)與亨利八世，象徵著諾曼與都鐸世系，共同守護中間的伊莉莎白女

---

‘British’ Nat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Renaissance Studies* 18:4 (December 2004): 588-595.

<sup>38</sup> Richard Grafton, *A Chronicle at Large and Meere History of the Affayres of England and Kinges of the Same from the Creaton to the Worlde.....* (London: By Henry Denham, 1569), frontispiece.

王。從視覺上的表現來說，如同哥迪特的作品，這張封面上除摩西以外的 10 位君主，或穿王袍；或著戎裝，完全看不出古代與現今的區隔。

哥迪特或格拉夫頓的作品，都是以英格蘭為中心描述古代不列顛的歷史。對他們而言，英格蘭是古代不列顛王國真正且唯一的傳承者，古代不列顛就是英格蘭王國的前身，因此英格蘭也擁有對全島的統治權。這兩部作品幾乎完全不受文藝復興學術思潮的影響，視傑弗瑞的不列顛史為真實的歷史，也接受《聖經》與特洛伊神話的接合，這種情形泰半延續到十六世紀下半葉最具影響力的編年史作品——《編年史》。此作規模遠勝以往，且涵蓋三王國，不過仍以英格蘭史地所佔篇幅最多，也仍以英格蘭為中心。《編年史》的內容是由霍林斯德和哈理森(William Harrison, 1534-1593)共同完成，前者負責歷史敘述；後者擔負地方志的採集與書寫。他們兩人都採納以薩摩西斯為國族起源，再至布魯特斯一系傳承的主張，如哈理森所宣稱：「不用懷疑，從最初，這整個島嶼是由單一位君主統治。」<sup>39</sup>在圖像上，《編年史》配有將近一千三百幅插圖，數量之多，也非過去的編年史著作所能比擬。這些圖像多為君王半身肖像及戰爭場景，做為文章段落區隔及插圖所用，其中多數集中於上古時期的歷史敘述，從挪亞到不列顛最後一任國王卡德瓦拉德，幾乎每位君王都附有肖像。<sup>40</sup>但不論是君王肖像或戰

<sup>39</sup> William Harrison, "An Historicall Description of the Islande of Britayne," in Raphael Holinshed, *The Firste Volume of 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e, and Irelande* (London: Imprinted for George Bishop, 1577), 5v.

<sup>40</sup> 《編年史》只有第一版(1577年)附有插圖。根據學者計算，1577年的《編年史》在最前面92頁共有98幅插圖，年代越晚插圖數量越少，如最後92頁寫到伊莉莎白一世時期，僅有18幅插圖。James A. Knapp, "Illustrations in the 1577 Edi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olinshed's Chronicles*, edited by Paulina Kewes, Ian W. Archer and Felicity Heal, 115, 1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爭場景，其中的人物與衣著，並無歷史差異，且多以十六世紀服裝襯托人物的外貌及動作。換言之，讀者無從區隔古與今、特洛伊與都鐸。

上述諸部都鐸時期的歷史作品，回答了祖先是誰的問題：英格蘭的祖先是「不列顛人」，是特洛人的子孫，也是薩摩西斯的後代(Samotheans)。或者化約而論：現在的英格蘭人就是「不列顛人」。不僅如此，它們也建構了古與今的關係，當下的英格蘭帝國是古代不列顛帝國的重生，現在的「不列顛人」理當統治整個不列顛島嶼。此種時代的跨越與串接，亦表現於伊莉莎白時期對祖先形貌的再現，古不列顛君主們的穿著與樣態猶如活在當下，又好似永恆地與當代同行。這樣的延續性與共時性，都表達著史瓦瑟(Philip Schwyzer)所謂的「不列顛國族主義」(British nationalism)。<sup>41</sup>也就是說，十六世紀英格蘭的國族認同，大部分是建立在古不列顛史的想像，以及對古不列顛人的認同上，而非以薩克森人或諾曼人為主角。這是一種以英格蘭為中心的「不列顛認同」，甚至將英格蘭等同於「不列顛」。

整體而言，以英雄敘事所表現的「不列顛國族認同」，是一種既依賴歷史(尤其是傑弗瑞《不列顛諸王史》)，卻又脫離真實歷史的敘事。單一君王世系傳承、平板而一致化的祖先形貌，都使人容易忽略歷史與文明的變遷，或不列顛島嶼上多樣的民族、語言及文化。即便傑弗瑞在其著作第一卷便說過：「此島嶼上居住著五個民族：諾曼人、不列顛人、薩克森人、皮克特人及蘇格蘭人」，<sup>42</sup>但在都鐸的編年史與君王世系圖譜中，只有「不列顛人」與「非不列顛人」之分，曾統治英格蘭的

<sup>41</sup> 史瓦瑟認為十六世紀英格蘭的國族認同，主要是「不列顛的」，而非「英格蘭的」，在官方論述與文學作品中，「不列顛人」被視為優勢的民族，相對於野蠻的「盎格魯·薩克森人」，因此他以「不列顛國族主義」一詞描述。至於十七至十九世紀，以盎格魯·薩克森人為主體的國族意識，則稱為「英格蘭國族主義」(English nationalism)。Philip Schwyzer, *Literature, Nationalism, and Mem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Wales*, 6.

<sup>42</sup>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43.

古不列顛人、薩克森人、諾曼人通通可以視為前者；與前者為敵的皮客特人與蘇格蘭人，或另居於一島的愛爾蘭人，皆屬後者。此英雄敘事也時常漠視不列顛島嶼上的政治現實：英格蘭與蘇格蘭都是獨立的王國，而非由英格蘭統御全島。

在 1580 年代以後，當英、蘇兩國走向友善而互助的關係，且伊莉莎白宮廷中有越來越多政治人物期盼蘇格蘭國王繼承王位時；<sup>43</sup>或當 1603 年詹姆士一世登基為英王後，此種英雄敘事都顯得不合時宜了。其實，早在亨利七世時代，以特洛伊人為核心的不列顛史已受到批評。當時受邀至英格蘭宮廷的義大利人文學者，也是古文物研究者的維吉爾(Polydore Vergil, c. 1470-1555)，在 1513 年完成的《英格蘭史》(*Anglica Historia*)中，否定傑弗瑞作品內容的真實性，也不接受布魯特斯及亞瑟王的存在，這使得他成為十六世紀眾多英格蘭史家責難的對象，其作品遲至 1534 年才在歐陸的巴塞爾(Basel, 而非英格蘭)出版。但也正是因為維吉爾的作品，開啟了都鐸晚期不同的古史敘事。

### 三、初民敘事：凱爾特人(Celts)

維吉爾的《英格蘭史》，可說是英格蘭第一部人文主義史學之作，但人文學者的歷史書寫並非完全不同於中古時期的作品。以寫作形式而

---

<sup>43</sup> 從 1580 年代初期開始，隨著伊莉莎白女王結婚與生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越來越多人(包括女王本人)，認為蘇格蘭國王詹姆士六世是最適當的繼承人，女王身邊的廷臣中，也有極力支持詹姆士的一派。此外，不同於亨利八世至愛德華六世時期對蘇格蘭的政治及軍事進逼，女王本人對蘇格蘭並無積極的野心，且以溫和的方式支持蘇格蘭新教政府。參見 Wallace MacCaffrey, *Elizabeth I*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3), 434-441; Pauline Croft, *King Jam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21-22, 45. 此情勢可能使得伊莉莎白時代晚期的歷史書寫，開始轉向(詳見第三節)。

言，《英格蘭史》從全不列顛的地理描述開始，介紹不列顛的地方分區，再依次介紹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康瓦耳的疆界、河流、居民特質與生活風俗，然後是不列顛最初的居民(the first inhabitants of Brytane)及其起源。傑弗瑞的《不列顛諸王史》也是從描述不列顛島嶼位置、物產與重要河流開始，只是篇幅甚短，很快就進入特洛伊祖先遷移的故事。更早在八世紀由比德所寫的《英格蘭人教會史》，或之後在十四世紀由希頓(Ranulph Higden, c. 1280-1364)所撰的《集錦編年史》(*Polychronicon*)，他們作品的第一卷都談不列顛地理位置、物產，以及居民的來源、語言與生活風俗。此種寫作形式其實傳承自古代作品，如羅馬史家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c. 56-c. 120)的《阿格利克拉》(*Agricola*, c. 97)，紀錄羅馬征服與統治不列顛的過程，但在進入主要歷史敘述之前，也描述地理環境與居民特性。<sup>44</sup>

以地方志先行的歷史書寫形式，從古代以降一直延續至十六、十七世紀，顯示地方描繪是歷史書寫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有關地名起源、祖先源流的問題，通常都在地方志中討論。換言之，歷史書寫中的地方志是讀者認識祖先的主要場域。值得注意的是，《集錦編年史》之前的作品，地方描述通常只占編年史極小的篇幅，不過寥寥兩、三段，但從希頓開始，大量參考更早的編年史與旅行記錄，便大幅增加了地方志的內容，也有更多篇幅可以呈現先民的生活樣貌。1480年時，英格蘭作家兼出版商卡克斯頓(William Caxton, c. 1422-c. 1491)，甚至將《集錦編年史》中有關不列顛地景、地貌、民族源流與奇聞軼事，單獨編譯出版為《不列顛志》(*The Descripcion of Britayne*)。<sup>45</sup>但不論是

<sup>44</sup>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Agricola, Germania*, translated by Harold Mattingly; revis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 B. Rive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8-10.

<sup>45</sup> Ranulph Higden, *The Description of Britayn* (Westminster: Printed by William Caxton, 1480). 現代版本可見 William Caxton, *Caxton: The Description of*

卡克斯頓或希頓，他們都延續中古編年史家的作法，在作品中雜揉神話傳說與歷史事實，並不嚴格檢驗材料來源的真偽，也仍然接受特洛伊起源，所以主張不列顛之名來自布魯特斯，而且從布魯特斯至西元前一世紀，不列顛一直是統一的君主國。<sup>46</sup>

維吉爾對英格蘭歷史書寫的突破，在於他以義大利人文主義的訓練，善用文獻對比與考證的新方法，即當時所謂的「文獻學」(Philology)，以追求他最在乎的史家之責——「真實」(veritee)。<sup>47</sup>他也如同時代的人文主義學者，看重古代著述，更甚於中古「發明的傳統」。以布魯特斯為例，他羅列古羅馬史家李維(Titus Livy, 59 BC-AD 17)、狄奧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c. b. 60 BC)、塔西陀、凱薩，及中古早期吉爾達和比德等人的著述，指出他們從未提及布魯特斯這號人物及其一切經歷。再以亞瑟為例，傑弗瑞所述的征服大業，亦從未出現於更早的記載中，而且傳說中亞瑟所埋葬的格拉斯頓伯里修道院(Glastonbury Abbey)，在亞瑟時代根本還未建立。加上其他諸多歷史錯誤，維吉爾認為傑弗瑞的《不列顛諸王史》是「新的歷史」(new history)、「偽造的把戲」(feined trifls)，但卻受到一般人的吹捧，因為常人也總是喜好「新奇」更勝於「真實」。<sup>48</sup>

那麼，如何求得真實呢？維吉爾承認古代不列顛的歷史有如荒漠，難有真切的面貌，但依賴古代及中古初期的文獻，尤其是吉爾達在五世紀留下的記載，仍能大致瞭解不列顛的「真正的起源」。他認

---

*Britain: A Modern Rendering* by Marie Collins (New York: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8).

<sup>46</sup> Marie Collins, *Caxton: The Description of Britain*, 30, 80. 其實希頓與卡克斯頓都曾懷疑傑弗瑞作品可信的程度，但他們都選擇延續傑弗瑞的說法，參見 Joseph M. Levine, *Humanism and History*, 30-44.

<sup>47</sup> Polydore Vergil,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vol. 1, edited by Sir Henry Ellis, 107 (London: Printed for the Camden Society, 1846).

<sup>48</sup> Polydore Vergil,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30, 122, 33, 63.

為世界被造之後，或大洪水之後，不列顛即有人居住，之後鄰近的日耳曼、法蘭西與西班牙不斷有人移入，與原居民混合。這個說法支持了不列顛歷史的古老性，即便不列顛民族並非神仙後裔或英雄子孫，同樣可感榮耀而驕傲。<sup>49</sup>從此點出發，維吉爾揚棄過往的英雄敘事，轉談不列顛上古居民「身體的形態與特質，他們原始的舉止行為及規範」。他想告訴讀者，在羅馬征服之前不列顛人是什麼樣子？又如何因羅馬統治而變得文明(made more civil)？<sup>50</sup>

依據維吉爾所述，不列顛居民的體型與面孔各有不同，有的像日耳曼人，有的像法蘭西人，或像西班牙人，但他們均身體強健、蓄長髮，上唇留鬚，其餘的毛髮則全部剃除。他們習以菘藍(glastum)的汁液(即靛青)塗抹在臉上，好在戰爭中嚇唬敵人；不列顛的婦女在參與某些儀式時，也如此做。論到他們的精神特質，維吉爾稱讚古不列顛人心性堅毅，從不欺詐矇騙。此外，維吉爾介紹了他們使用的武器、畜養的牲畜、錢幣、住屋與服飾，並比較海岸與內陸地區居民的差異，前者生活較為富足，也較為馴良；後者多穿獸皮，食物以奶及肉類為主。他指出，在生活各方面，不列顛人與法蘭西人非常接近，尤其是在宗教上，皆信奉發源於不列顛的德魯伊(Druids)，主張靈魂不滅，人死亡不過是靈魂從一個身軀轉入另一個而已，以鼓勵人們輕看死亡。此信仰的祭司亦稱為德魯伊，他們同時是政治領袖與教師，雖然他們懂得希臘文，但在知識教導上謹守口傳背誦之法，絕不形諸於文字，以免奧秘的知識外傳。<sup>51</sup>

<sup>49</sup> Polydore Vergil,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32-33.

<sup>50</sup> Polydore Vergil,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49.

<sup>51</sup> Polydore Vergil,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49-50. 這些內容，維吉爾主要參考的古代文獻是凱薩的《高盧戰記》(*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寫於西元前 50 年代)，及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23-79)的《自

維吉爾也描述羅馬人統治初期，由海外移入不列顛北方定居的皮客特人。他指出，皮客特人原居於西徐亞(Scythia, 大約在歐洲東北部、黑海北岸至中亞地區)，風俗習慣與哥德人(Goths)相近。可能是因為他們將頭髮染成淡藍色，或因他們以靛青塗染身軀與臉部；又或因他們以熱鐵烙印紋身，而被稱為皮客特人。離開西徐亞的皮客特人，靠著在海上劫掠維生，最後抵達愛爾蘭，但當時居住在愛爾蘭的蘇格蘭人，不願這群好戰又窮困的人留駐，勸他們到土壤肥沃且人煙稀少不列顛定居。最終，皮客特人在今日蘇格蘭的東、北區域落腳，但時常侵擾羅馬統治區域內的不列顛人。與不列顛人相較，皮客特人文明程度更低，他們不知穿衣，直接把武器綁在頸部或肚皮上，而且以各式猛獸的圖案紋身。<sup>52</sup>

維吉爾對古不列顛兩支民族的描述，採借自古代民族志的內容，但也開啟了都鐸時期的「初民敘事」。此種敘事著重描繪祖先原始生活的狀態，並比較他們與其他民族的異同，可視為近代早期西歐「比較民族學」(comparative ethnology)的一環。比較民族學是近代人類學的前身，它的發展與美洲的「發現」有密切關聯，起始於歐洲人對美洲住民的理解，但古文物研究者將它應用在古代歐洲各民族的探查中，與古代民族志兩相結合，成為歷史研究的方法之一。<sup>53</sup>在此敘事架構下，過去的祖先與此刻的不列顛人，被放在不同的歷史時空裡，史家可透

---

然史》(*Naturalis Historia*, 77-79)。

<sup>52</sup> Polydore Vergil,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75-76, 87.

<sup>53</sup> 比較民族學在近代早期歐洲的發展，可見 Anthony Pagden, *The Fall of Natural Man: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Origins of Comparative Et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George Huppert,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in George Huppert, *The Idea of Perfect History*, 104-117; David Armitage, "The New World and British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Richard Hakluyt to William Robertson," in David Armitage, *Greater Britain, 1516-1776: Essays in Atlantic History* (Aldershot: Ashgate, 2004), 52-75.

過古文物與文獻，窺見文明進展的軌跡，此治學方式正清楚呈現了人文學者所具有的「過往意識」(sense of the past)。<sup>54</sup>

然而，維吉爾的作品與他的敘事架構，在那時並未受到英格蘭學者的歡迎，反而是排山倒海的責難，因為他否定偉大的特洛伊世系與亞瑟王的征服，又指出不列顛人在羅馬人入侵時已變得怯懦不堪：「不列顛人在戰爭時不勇猛、在承平時不守信」。<sup>55</sup>維吉爾對羅馬帝國的尊崇，也表現得非常明顯。在他看來，古不列顛的文明化即始於「羅馬化」：羅馬人以良好的教育、禮儀、規章與各項建設，「美化了不列顛人」(bewtifie the Brittons)，並激發他們追求更高雅的文明(more civilitee)。<sup>56</sup>他的立場，使得亨利八世時代滿懷愛國熱情的英格蘭文人無法忍受，即便是傑出的古文物研究者，如利蘭(John Leland, c. 1503-1552)和勞伊德(Humphrey Lhuyd, 1527-1568)，也駁斥他的看法，繼續捍衛布魯特斯與亞瑟的真實性，並以天主教徒的伎倆、義大利人的陰謀，詮釋維吉爾的觀點。<sup>57</sup>

整個十六世紀，多數英格蘭史家支持傑弗瑞的古不列顛史，及其與挪亞子孫的串接，而且在宗教改革的氛圍下，證明古不列顛人優於羅馬人、不列顛教會比羅馬教會更古老，成了愛國知識分子重要的工

<sup>54</sup> 此種過往意識，以及對古代遺留之物件與文字的重視，正是文藝復興「古文物研究運動」的核心精神。Peter Burke, *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 21-49.

<sup>55</sup> Polydore Vergil,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57, 63. 維吉爾其實是引用中古早期史家吉爾達的看法，批評不列顛人過於懦弱。

<sup>56</sup> Polydore Vergil,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77.

<sup>57</sup> 他們兩人反駁維吉爾的作品，見 John Leland, *Assertio inçlytissimi Arturij Regis Britanniae* (London: Printed by R. Wolfe, 1544); *A Learned and True Assertion of the Original, Life, Actes, and Death of the Most Noble, Valiant, and Renowned Prince Arthure*, translated by Richard Robinson (London: Printed by Iohn Wolfe, 1582); Humphrey Lhuyd, *Commentarioli Britannicae descriptionis fragmentum* (Cologne, 1572); *The Breviary of Britayne*, translated by Thomas Twyne (London: By Richard Iohnes, 1573).

作。在愛國意識與古不列顛史密切連結下，特洛伊傳說的影響力延續到十七世紀末，仍未消失，但從 1580 年代開始，以凱爾特人為主體的「初民敘事」，在歷史書寫中漸佔上風，也同樣與愛國熱情結合，此轉變最主要的功臣是 1586 年出版《不列塔尼亞》的卡姆登。<sup>58</sup>

《不列塔尼亞》一書並不是當時所認知的「歷史」或「編年史」，而是地方志。它的寫作主體與結構剛好與一般認定的歷史作品相反：歷史作品以地方志先行，介紹地理位置、山川風貌與民族源流，然後才談歷朝歷代史事；地方志則以特定地區的地理景貌、人文風情為主體，但進入主體之前，先交代一地之民族源流與歷史大事。《不列塔尼亞》的第一篇〈不列顛〉，即列在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愛爾蘭，及不列顛周邊附屬島嶼的地理介紹之前，談論不列顛祖先的起源，以及從上古至諾曼征服(Norman Conquest)的歷史。有關不列顛祖先的起源，卡姆登追隨維吉爾的腳步，否定特洛伊起源，也不接受十六世紀中期以後流行的薩摩西斯(雅弗第六子)源流，因為這兩者都建立在偽造的作品上。他認為「我們不列顛人」(our Britans)其實是雅弗長子歌篋(Gomer)的後代：

他們真正的起源來自歌篋，而且是從高盧(Gaule)來的。這個主張比來自布魯特斯和特洛伊[的說法]更重要、更古老而真實。這不僅是比較接近真實的，而且我們不列顛人的確就是高盧

<sup>58</sup> 卡姆登出生於倫敦的工匠家庭，年少時有幸得到教會資助，進入具有強烈人文主義傳統的聖保羅學校(St. Paul's School)，期間培養出對古文物的興趣；15歲就讀牛津大學，受到西塞爾(William Cecil, Lord Burghley, 1520-1598)所贊助的學者圈影響，在古代語文與地理學領域，得到進一步啟發。此後他的工作與著述，皆與西塞爾來自官方的支持密不可分，也促使卡姆登的不列顛古代史觀點能得到相當多貴族、官僚與學者的支持。關於卡姆登生平，可見 H. R. Trevor-Roper, *Queen Elizabeth's First Historian: William Camden and the Beginnings of English 'Civil History'* (London: Cape, 1971); Wyman H. Herendeen, *William Camden: A Life in Context*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7).

人(Gaulois)的子孫。我想我可以從名字、地理位置、宗教、風俗、語言，以上這一切，證明最初的高盧人和不列顛人藉由共同的社會(mutual societie)連結在一起。<sup>59</sup>

卡姆登接著進一步解釋，從民族的名稱來說，古代的高盧人被稱為歌篋利亞(Gomereans)，或更簡短地稱為吉姆林(Cimbri)；古代的不列顛人則被稱為庫姆林(Cumeri)或柯姆林(Kimri)。他們的名稱相近，其實都是羅馬人所稱的蠻族「高盧人」，或希臘人所稱的「凱爾特人」(Celts)。<sup>60</sup>卡姆登依循以《聖經·創世紀》第十章為基礎的「神聖系譜」(Sacred genealogies)，<sup>61</sup>再往上追溯，指出歐洲地區的人口源自挪亞長子雅弗這一系，他們在大洪水之後，從中亞的亞美尼亞(Armenia)山區開始繁衍，隨著人口增加，雅弗長子歌篋的後代逐步遷徙至希臘、義大利、法蘭

<sup>59</sup>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in William Camden, *Britain, Or a Chor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Flourishing Kingdomes,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and the Ilands Adioyning, out of the Depth of Antiquitie*, translated by Philémon Holland (London: Printed at Eliot's Court Press by George Bishop and John Norton, 1610), A5v-6r.

<sup>60</sup>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A6r. 古代希臘人所用的 Celts 一詞，原義是外人或陌生人；羅馬人稱這群人為 Galli 或 Galls，可能源自這群人自稱為「蓋爾人」(Gaels)，但現代英文多使用「凱爾特人」(Celts)，指稱從西元前四世紀以後遍佈中東歐至不列顛群島的這支民族。不過現代學者的研究指出，他們其實是支「語族」，彼此的相近性建立在語言上，而非血緣相近的一支「民族」。見 Norman Davies, "The Painted Isles, c. 600 BC-AD 43," in Norman Davies, *The Isles: A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9-51.

<sup>61</sup> 「神聖系譜」主要奠基於七世紀聖人依西多祿(St. Isidore of Seville, c. 560-636)的作品《萬民源流》(*Etymologiae*)，其敘述大洪水之後，雅弗一系遷徙並繁衍至歐洲各地的過程。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運動的參與者，多以此神聖系譜取代中古時代出現的民族起源傳說。Colin Kidd, *British Identities before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ationhood in the Atlantic World, 16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7-29.

西，然後散布到不列顛。從這個遷徙過程中可以發現：第一，越接近亞美尼亞的地區越早有人居住；第二，歌篋的後代向西遷移，但總是先往鄰近的地區移動。所以卡姆登認為，在法蘭西的高盧人也是如此，或因其他移民的推擠，或因人口過多，成為最早踏上不列顛土地的人。也正因有此地利之便，不列顛最早的居民來自法蘭西，而不是遙遠的「特洛伊人或義大利人」。<sup>62</sup>

再者，卡姆登證明古不列顛人與高盧人的宗教信仰、生活風俗、律法規章、戰鬥方式，以及民族性格，非常接近。他們都「甚為好戰、極端嗜殺」，個性上皆多變而不穩定，難以固定效忠於某個政府與領導者，但對同族之人所受的傷害，又充滿同情心。在外貌上，兩個民族都蓄長髮(凱爾特的原義就是長髮)，喜歡在脖子上掛金鍊以為裝飾，或炫耀尊貴。<sup>63</sup>最後，卡姆登最在乎的是語言上的相近。在他看來，若要解決古文物研究者所關心的「起源」問題，最有效的利器、「最準確的證據」就是語言，因為那些「在同一語言社群的人，也會有一致而相同的起源」。他指出：「古代高盧人和不列顛人用的是完全一樣的語言，這項有力的事實使我們必須承認，他們擁有相同的起源。」這項事實，也應該讓不列顛人感到驕傲，因為他們源於最驍勇善戰的高盧人，他們曾長年成功地抵抗羅馬人的征服。<sup>64</sup>

在確認不列顛祖先是凱爾特人(歌篋的子孫)之後，下一個問題便是這群人何以又被稱為「不列特」(Brit or Brith)? 他們居住的島嶼何以稱

---

<sup>62</sup>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A6r-v. 卡姆登的主張與八世紀的比德及古代的凱薩相近，兩者都提到不列顛的居民來自法蘭西的海岸地區，古稱阿摩利加(Armorica, 位於法國西北角，今日的不列塔尼一帶)。高盧人或凱爾特人散佈的範圍甚廣，卡姆登提到他們也居住在西班牙、日耳曼，色雷斯(Thracia)及亞洲地區。William Camden, "Britaine," B5v.

<sup>63</sup>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A6v-B2v, B4v.

<sup>64</sup>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B2v, 5v.

為「不列顛島」(Isle Britta)? 卡姆登一貫的主張是：民族之名最初都來自此民族本身，而後才被其他民族所借用或衍生多種名稱；而且民族之名先於其居住的地名出現。<sup>65</sup>「不列特」一詞也是如此，它源自不列顛古語，原義是「藍色」：

我們的同胞(our country men)被稱為吉姆林和庫姆林(這是他們和鄰近民族共同的稱呼)，但為了要有所分別，也讓邊境上的人知曉差異，沒有比把身體塗抹成藍色更好的方法了。最淵博的作家如凱薩、梅拉(Pomponius Mela, d. 45)、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23-79)和其他許多人，都指出不列顛人以菘藍(woade)紋身，在拉丁文稱為 Glastum……那麼我是否可以推測他們是因為紋身而被稱為不列顛人(Britans)呢？因為在他們的古語中，凡是這樣塗抹上色的(painted and coloured)，皆稱為不列特(Brith)。對不列顛人而言，不列特這個字意味著不列顛人真正的樣子，也就是：塗抹、描畫、染色、上色(painted, depainted, died, and coloured)[的人]。<sup>66</sup>

卡姆登推論，不列顛人自稱為「不列特」，是出於他們以菘藍紋身的習俗，並從這個字衍生出不列通(Briton)、布列松(Brithon)、不列顛(Britan)等稱呼。古代希臘的旅行家或商人來到此地後，遂將此民族居住的地區稱為「不列塔尼亞」(Britannia)，也就是將 Brith 加上希臘文的字尾 Tania(土地、地區之意)，變成一個複合字 Britons-land，意即「不列通人的土地」。<sup>67</sup>總而言之，卡姆登運用字源學(etymology)，<sup>68</sup>確認了不列

65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C1r.

66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C1v.

67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C2r.

68 對於民族起源的問題，卡姆登主要從語言入手，而且他相信必須從「蠻族的語言」(barbarous tongues)中，才能找到真正的源流，他為此特地學習威爾斯語(最接近不列顛古語的語言)，並善用古文物研究者開發的字源學(etymology)，以解答不列顛民族起源與地名的爭議，見 William

顛一詞，不論是指民族或居住地，皆來自古代不列顛人自身，而「不列塔尼亞」一詞則來自希臘人，後又由羅馬人所繼承。

在卡姆登對字詞的推論中，再次確認了古不列顛人紋身的習俗。他有關古不列顛人紋身的記敘，與維吉爾所談類似，他們都相信當時不僅男性紋身，女性也是如此，在宗教儀式與獻祭時，不論已婚或未婚女性皆以靛藍的汁液紋身；但女性紋身的目的似乎主要是為了裝飾與祭祀，而不是為了在戰爭時恫嚇敵人。<sup>69</sup>除了這項特色之外，卡姆登指出古不列顛人身材高大，更勝於法蘭西的高盧人。若論性情與生活方式，多數不列顛人比高盧人更樸直、粗魯而野蠻；他們不懂得農耕、植栽，或製作乳酪的技術，遑論建立城鎮或高雅的文化。他引用古羅馬地理學家梅拉的話說：「他們全都不文明，而且距離大陸越遙遠的，越不識得其他形式的財富，只曉得牲畜和土地。」他也引古希臘地理、歷史學家斯特拉波(Stabo, 63 BC-c. AD 24)的記載，指出不列顛祖先裸身不穿衣服，在脖子和肚子上掛上鐵環做為裝飾，還在身體繪上各樣動物圖案；用盾牌、長矛和掛在腰側的刀當武器，用二輪馬車(chariots)作戰，「是一支最好戰的民族」(a most warlike nation)。<sup>70</sup>

---

Camden, "The Author to the Reader," in William Camden, *Britain, Or a Chor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Flourishing Kingdomes*, π4v. 但他的方法也奠基在大量蒐羅前人研究成果上，再提出自己合理的主張，參見 Angus Vine, "Origins and Names: Etymology and the Elizabethan Society of Antiquaries," in Angus Vine, *In Defiance of Time*, 51-79; "Copiousness, Conjecture and Collaboration in William Camden's *Britannia*," *Renaissance Studies* 28:2 (April 2014): 225-241.

<sup>69</sup>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C4r.

<sup>70</sup>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C3r-v. 卡姆登所描繪的祖先樣貌，接近古希臘、羅馬作家眼中蠻族的形象，這與他所引用的材料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如文中提到的梅拉、斯特拉波，以及古羅馬地理學家赫羅狄安(Herodianus of Syria, c. 170-c. 240)、凱薩等人，都是他重要的資料來源。

基於以上的認識，卡姆登明確指出：在羅馬征服之前，古不列顛人是「野蠻的」(barbarous)民族。可是，他也在行文中常常使用「我們不列顛人」或「我們的同胞」，表達出他對這群野蠻祖先的認同，並將他們視為當今不列顛人真正的起源。這群處在海角天邊的野蠻人，直到羅馬軍隊到來，才被帶到文明的世界，也被這世界所知曉。西元 81 年以後，不列顛在羅馬皇帝圖密善(Domitian, r. 81-96)統治下，被納為羅馬的一省，更加羅馬化(即文明化)，使用羅馬法律，接受羅馬宗教，並學習羅馬的語言、文藝、穿衣吃飯的禮儀規矩，以及良好的行為規範。漸漸地「最榮耀的帝國光芒，驅散了不列顛人心靈中所有粗暴的野蠻(all savage barbarisme)」。<sup>71</sup>不過，羅馬人並未能統治全島，在泰恩河以北，多山而貧瘠的區域，居住著卡姆登所謂的「野蠻不列顛人」(barbarous Britans)，羅馬皇帝哈德良(Hadrian, r. 117-138)在位期間，修築長城(史稱「哈德良長城」[Hadrian's Wall])，阻擋他們進入羅馬化的不列顛地區。<sup>71</sup>

在長城外，除了野蠻的不列顛人之外，還居住同樣野蠻的皮克特人。維吉爾在《英格蘭史》中已描述過他們的起源地(西徐亞)和風俗(如紋身)，但卡姆登卻力主：「皮克特人不是從其他地方來的，他們就是道道地地的不列顛人，而且是古不列顛人的嫡系子孫。」他認為這群人原本就住在島嶼北部，但羅馬征服之後，天性厭惡被奴役的他們，為了掙脫羅馬統治的枷鎖，逃往更北的嚴寒之地，另成一族。<sup>72</sup>卡姆登也從行為舉止、姓名及語言，證明皮克特就是不列顛人。例如，古

---

<sup>71</sup>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F1v-3r. 哈德良長城建於西元 122 年，東起泰恩河，西至索爾韋灣(Solway Firth)。其後，羅馬皇帝安敦寧·畢尤(Antonius Pius, r. 138-161)於 144 年在更北方另建一道長城，東起福斯灣(Firth of Forth)、西至克萊德灣(Firth of Clyde)，稱為「安敦寧長城」(Antonine Wall)，但此長城後來被攻破而毀壞。

<sup>72</sup>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K2r.

不列顛人與皮克特人都不在乎性別問題，男女皆可擔任領袖；兩族都有紋身的習俗，而且兩族稱號起源於 **Brit** 和 **Pict** 兩詞，它們的原義都是指藍色的紋身。<sup>73</sup>兩族也使用相近的語言，若調查皮克特人居住最久的蘇格蘭東部，許多地名都源自古不列顛語。卡姆登再提出另一證據：在西元三世紀之前，羅馬人稱這群人為「不列顛人」，或「喀里多尼亞的不列顛人」(**Britans of Caledonia**[古羅馬地名，即今日蘇格蘭地區])，皮克特人的稱呼要到羅馬統治晚期才出現，因為當時已羅馬化的不列顛人，為了區隔自己與北方的民族，借用拉丁文 **Pictas**(藍染之意)一詞稱呼北人。簡言之，不列顛人與皮克特人其實是同一族。不過，羅馬政府與軍隊撤出後，皮克特人漸與從愛爾蘭移入的蘇格蘭人合流，時常聯合侵略南方不列顛人居住的區域，且於 740 年左右共建蘇格蘭王國。<sup>74</sup>

關於蘇格蘭人，卡姆登對他們的認識比維吉爾所知更複雜。他將蘇格蘭人區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住在蘇格蘭西部，被稱為「高地人」(**Highland men**)或「野蠻蘇格蘭人」(**wild Scots**)。他們來自愛爾蘭，也說愛爾蘭人的語言，過去的英格蘭史家常稱他們為西徐亞人(**Scythians**)，但卡姆登認為他們其實是來自西班牙，而後又移居愛爾蘭的哥德人，其中一批在西元三世紀左右再遷入蘇格蘭。這些人和仍居住在愛爾蘭的「野蠻愛爾蘭人」(**the wild Irish**)一樣，以弓箭為主要武器，殘忍嗜殺，且飲被殺之人流出的鮮血；袍澤間也習以歃血為盟。第二類是低地地區較文明的蘇格蘭人，他們和征服古不列顛人的英格蘭人一樣，祖先是來自日耳曼的薩克森人，或稱為「薩森人」(**Sassones**)；他們也和英格蘭人使

<sup>73</sup> 從卡姆登所引用的古代史料來看，兩族的紋身略有差異，古不列顛人僅是以菘藍紋身，但並未使用細針刺進皮膚，使顏色滲入，永久不退，但皮克特人的紋身則與現在所謂的刺青較接近，而且除了菘藍之外，也用綠草，所以亦有綠色的圖紋。William Camden, "Britaine," K2r-v.

<sup>74</sup>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K2v-3v.

用相近的語言，卡姆登認為這正是兩者有「同一起源最切確的證明」，因此英格蘭人與蘇格蘭人「本是同根生」(of the same blood and stocke)！<sup>75</sup>

卡姆登對蘇格蘭人的認識，與主張特洛伊傳說的英格蘭史家完全不同，但也不是當時多數蘇格蘭史家所能接受的，因為他否定了蘇格蘭從十四世紀以來流行的國族起源神話。此神話指出，蘇格蘭人是蘇格塔(Scota)的後代，因而被稱為「蘇格蘭人」。蘇格塔是西元前 1500 年左右埃及法老的女兒、希臘王子蓋提祿斯(Gaithelus)的妻子，夫妻兩人從埃及逃離到希臘，再從希臘遷徙到西班牙，而後其子孫移居愛爾蘭。蘇格塔的時代在特洛伊戰爭之前，換言之，蘇格蘭人的歷史比英格蘭的特洛伊起源更古老。<sup>76</sup>有關蘇格蘭人真正的起源與其名稱，卡姆登雖自謙無法提出明確的答案，但暗示蘇格蘭人所來自的愛爾蘭，在古代是一多民族混雜之地，也有不列顛人移入，或許正因為多民族混雜而被稱為 *Scot*，其原義就是混雜多樣而成一體的意思；又或者是因為他們身上圖案繁雜的紋身與刺青，而得此名。<sup>77</sup>

在追溯古不列顛人、皮克特人、蘇格蘭人，甚至愛爾蘭人的起源之後，卡姆登接著談後來進入不列顛島的各族，依時代順序分別是英格蘭—薩克森人(English-Saxons)、丹人(Danes)、諾曼人(Normans)。這些征服不列顛的民族，均來自日耳曼東部海岸及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地區，他

---

<sup>75</sup>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K4r-5v.

<sup>76</sup> 參見 Roger A. Mason, "Scotching the Brut: Politics, History and National Myth in Sixteenth-Century Britain," in *Scotland and England, 1286-1815*, edited by Roger A. Mason, 60-84 (Edinburgh: J. Donald Publishers, 1987).

<sup>77</sup> William Camden, "Britanie," K4r, K6v. 卡姆登可能是怕冒犯蘇格蘭人，多次強調有關蘇格蘭人及其名稱的起源，應由蘇格蘭史家決定，他在〈蘇格蘭〉一卷的開頭，也再次表達此立場。William Camden, "Scotland," in William Camden, *Britain, Or a Chorographicall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Flourishing Kingdomes*, Aaaa2r.

們的名稱都是統稱，實際上是由多個民族組成。他們雖然沒有紋身的習俗，但和早期居住不列顛的各民族一樣，身材高大、野蠻而好戰。更重要的是，他們征服不列顛(或英格蘭)之後，與原居民混居，漸漸混同成一族(became one nation)，使用相同的語言和法律。<sup>78</sup>

走筆至此，卡姆登對不列顛祖先之起源，以及居住於不列顛之各族，表達了與前人不同的立場。第一，不列顛的祖先不是英雄的後代，而是野蠻未開化的原始民族；他們不是從義大利隨著神諭的指引而來，而是法蘭西的高盧人就近移居。第二，不論是古不列顛人、皮克特人或蘇格蘭人，他們都有相近的習俗和語言，例如都在赤裸的身體上紋身或刺青，甚至可能源自相同的血脈。所以，不同於英雄敘事下將皮克特人、蘇格蘭人視為異族，卡姆登主張以上三族可能都源自相同的祖先——凱爾特人。<sup>79</sup>第三，更廣義而言，不僅是古不列顛人，所有在上古、中古時期來到不列顛島的民族，都是不列顛的祖先。若從行文來看，卡姆登首要的認同是古不列顛人(尤其是住在羅馬統治區域的不列顛人)，其次是英格蘭人(他數次說「我們英格蘭人」[we English men])，但他也多次強調，在經歷數代民族流轉與融合之後，如今各族已合為「一族」(one nation)。<sup>80</sup>在 1607 年卡姆登生前最後修訂的版本中，上述六族

<sup>78</sup>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L2r-N3v, L5r.

<sup>79</sup> 不列顛群島的凱爾特人(或稱「海島凱爾特人」[Insular Celts])是否有紋身或刺青的習俗，曾經是個爭議，但現今學界已肯定其真實性，也主張不列顛人、皮克特人、蘇格蘭人的名稱，字源都與紋身有關。參見 Charles W. MacQuarrie, "Insular Celtic Tattooing: History, Myth and Metaphor," in *Written on the Body: The Tattoo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History*, edited by Jane Caplan, 32-45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0). 因海島凱爾特人此項特有的習俗，戴維斯(Norman Davies)在他的不列顛通史作品中，以「紋身的島嶼」(the Painted Isles)為篇名，描述西元前 600 年至西元後 43 年，以凱爾特人為主體的不列顛歷史。Norman Davies, "The Painted Isles, c. 600 BC-AD 43," in *The Isles*, 45-101.

<sup>80</sup>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I5v.

不僅融為一族，而且統為一國。他說：

因上帝慈悲的眷顧與恩典，在他合法的繼承權之下，詹姆士國王在整個島嶼建立了君主政體，贏得所有善良百姓一致的讚賞。於是這個島嶼其本身就構成了一個整體(one entire thing in it selfe)，海洋環繞在它四周。藉著他本人，[這整個島嶼]臣服於單一帝國的冠冕下，歸屬於相同的語言、宗教、法律和審判體系。這使得永恆的幸福得以增添，過往的仇恨得以消抹，同歸於一名(one name)。

這相同的名稱就是「大不列顛」，也被用於詹姆士的新封號——「大不列顛國王」。<sup>81</sup>

卡姆登最後修訂《不列塔尼亞》時，英格蘭已改朝換代，他在新的版本中數度稱讚國王：這位「由上帝所揀選、為兩國之福善而生」的帝王，使得過去分離的英、蘇兩國，「如今得以結為一體(one bodie)，臣服於此帝國最神聖的首領下，享有歡樂、幸福、安樂與安全。」<sup>82</sup>這些與英、蘇兩國聯合有關的內容都是舊版本(1586, 1587, 1590, 1594, 1600, 1607)所無的，而且某些用詞與詹姆士本人在1604年3月19日對國會發表的演說雷同。例如國王以身體為比喻，指英、蘇兩國聯合為一體，他則是此身體的頭；國王也以島嶼和海洋的地理意象伸張兩國的連結：

[上帝]不是讓我們全都在同一個島嶼上、由同一片海洋環繞在它四周嗎？[祂]不是使這座島嶼天生就不可分離嗎？過去我們劃為邊界(Borders)的地方，不是幾乎不能區分，也不能知曉或判斷出界線嗎？這兩個王國既未被海洋，也未被大河、高山或其他自然力量分割……如今它在自己裡面自成一個小世界(a little World within it selfe)，以天然而可敬的堅固池塘或壕溝，在四圍防禦著。<sup>83</sup>

<sup>81</sup>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M3r.

<sup>82</sup> William Camden, "Scotland," Aaaa2r; "Britaine," K4r.

<sup>83</sup> James I, King of England, "A Speech, as It Was Delivered in the Vpper Hovse of the

卡姆登或許是借用國王以不列顛島自成一體、一世界的修辭，強調不列顛人的整體性，以呼應他自己對各族融合的主張。他的作品為王位聯合之後的不列顛人，闡述了不列顛民族與政治認同，也界定何謂不列顛特性(Britishness)：不列顛是由多元民族統合而成的單一島嶼帝國，其最早的祖先是「不列顛人」，也因這群祖先而得不列顛之名。如此，「不列顛」之名不再與「英格蘭」互用，也不單指英格蘭，而是指廣含英、蘇、愛三王國的單一整體。由此亦可推論，卡姆登探尋不列顛祖先的目的，不僅是為他自己所說的：復原古代以發掘「真相」，<sup>84</sup>也是為了帶領英格蘭人邁向統合之路，與國王同行。<sup>85</sup>

#### 四、在文明的時間軸上相遇：美洲原住民與不列顛祖先

卡姆登有關不列顛各民族之一致性，或六族共合的主張，基本上與《不列塔尼亞》出版過程中的政治背景相呼應。此書從搜羅文獻、古物、地理探勘，到寫作、出版、再版與英譯這段期間，也就是大約從1580年代到1610年之間，正標誌著英、蘇兩王國政治關係的變化，從敵對、衝突，轉向友好與互助，最後走向王位的聯合。伊莉莎白政府聯合蘇格蘭對抗歐陸天主教勢力的政策，及詹姆士國王的英、蘇統合計畫，為整個不列顛島創造了新的政治氛圍，有利於更具包容性的

---

Parliament to the Lords Spiritvall and Temporall, and to the Knights, Citizens and Burgesses there Assembled,” in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I*, 271-272.

<sup>84</sup> William Camden, “The Author to the Reader,” π4v.

<sup>85</sup> 近年來，賀倫定(Wyman H. Herendeen)及范恩(Angus Vine)兩位學者，也都注意到卡姆登對古史的復原，與詹姆士國王的統一計畫，有十足相和之處。見 Wyman H. Herendeen, *William Camden*, 411; Angus Vine, “Copiousness, Conjecture and Collaboration in William Camden’s *Britannia*,” 237.

不列顛認同成形。<sup>86</sup>此認同不再以英格蘭的優位性或領主權為基礎，而是以民族的一致性為基礎，英、蘇、愛三王國最初的住民都可以包涵在古不列顛人的名稱下。

對古不列顛人的新認識，並不是卡姆登一人的見解，而是與他連結的整個學術圈共享的看法，其中包括英格蘭本土貴族與學者，如協助他完成作品的史陶(John Stow, 1525-1605)、柯頓(Sir Robert Cotton, 1570-1631)、戈德溫(Francis Godwin, 1562-1633)等人；<sup>87</sup>也包括歐陸(尤其是低地地區)的學者與畫家。在 1607 年的版本中，卡姆登提到 30 年前(1577 年時)，當安特衛普(Antwerp)的地理學家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訪英時，力邀他調查不列顛古代地理及地名起源，以「為不列顛尋回古代、為古代尋回不列顛」。<sup>88</sup>卡姆登與奧特柳斯的友誼，正這是此部作品萌芽的

<sup>86</sup> 這兩位君主統治時期的英蘇關係與不列顛認同，參見 Roger A. Mason, "Scotland, Elizabethan England and the Idea of Britain,"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4 (December 2004): 279-293; Jason C. White, "Militant Protestants: British Identity in the Jacobean Period, 1603-1625," *History* 94:2 (April 2009): 154-175; Keith M. Brown, "Monarchy and Government in Britain, 1603-1637,"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Jenny Wormald, 13-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sup>87</sup> 《不列塔尼亞》一書事實上是集體合作的成果，在英格蘭學者中尤以柯頓的貢獻最大。柯頓曾是卡姆登的學生，他不但提供個人蒐藏的圖書與古錢幣，還於 1600 年陪伴卡姆登到北方探勘。柯頓也是 1603 年之前熱烈支持詹姆士國王繼承英格蘭王位的貴族之一，且與司徒亞特家族有親族關係。參見 F. J. Levy, "The Making of Camden's Britannia,"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26:1 (January 1964): 83-89; Angus Vine, "Restoring Britain: Courtesy and Collaboration in Camden's Britannia," in Angus Vine, *In Defiance of Time*, 80-108; Kevin Sharpe, *Sir Robert Cotton 1586-1631: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12, 20-24, 114-115, 227.

<sup>88</sup> 原文為：'restore antiquity to Britaine, and Britain to his antiquity.' in William Camden, "The Author to the Reader," π4r.

契機，他也因奧特柳斯而認識多位 1570 年代住在倫敦的低地區畫家，如卡泰爾(Cornelis Ketle, 1548-1616; 1573 至 1581 年居倫敦)和德·希爾(Lucas de Heere, 1534-1584; 1567 至 1577 年居倫敦)，他們都在奧特柳斯的交友圈中。<sup>89</sup>

德·希爾在訪英期間，留下兩幅古不列顛人的畫作(附圖 5)，一幅收錄於他的地方志——《英格蘭、蘇格蘭與愛爾蘭簡述》(*Corte Beschryvinghe van Engheland, Schotland, ende Irland, 1573-1575*)；另一幅收錄在他的服飾書——《寰宇各族各國古今各類服飾劇場》(*Théâtre de tous les peuples et nations de la terre avec leurs habits, et ornemens diver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s.....*, 1576)。這兩幅畫作，是英格蘭歷史上，最早以視覺媒介表現不列顛祖先原始生活樣貌的作品。它們的內容相近，都畫著兩位裸體男性，頭頂著蓬亂的長髮、上唇蓄鬚，從臉到腳踝皆有紋身。右邊的男性紋身面積較大，但以藍色方格及交錯的線條為主；左邊的男性圖案較複雜且多了紅、綠兩色，右手臂和右大腿有蛇或猛獸頭部圖案，其中一幅的胸膛上也有猛獸頭像。兩男手上所持的武器也類似，一手持橢圓形或圓形盾牌，另一手拿長矛，或長棍，又或在腰間掛著長刀。在服飾書中所收錄的那幅，附有法文標題，指出這兩人是凱薩入侵時的不列顛戰士，<sup>90</sup>這意味著德·希爾極可能依據凱薩及其他古代作家所留下的文獻而繪，也就是數年後卡姆登在《不列塔尼亞》中所引用的文字證據。或許我們可說：德·希爾的畫作，在 1570 年代已具像地表達他與卡姆登所屬的學術社群，對古代不列顛祖先的理解。

<sup>89</sup> 奧特柳斯在英格蘭的交友圈，見 Tine Luk Meganck, *Erudite Eyes: Friendship, Art and Erudition in the Network of 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 (Boston: Brill, 2017), 24-27, 108-109.

<sup>90</sup> 標題為：‘Les premiers Anglois comme ils alloyent en guerre du tems du Julius César’ (凱薩時代作戰的英格蘭初民)。標題中雖然用「英格蘭人」，但作者所指的是古不列顛人。

然而，在附有大量地圖、錢幣與碑文圖像的 1607 年版本中，卡姆登並未借用德·希爾的圖像來表現古不列顛人的樣貌。卡姆登的重點其實不在古人樣貌本身，而在於各民族之融合與文明的進化。對他而言，各族的融合，及詹姆士國王所帶來的「聯合」(Union)，可說是繼羅馬統治之後，不列顛居民邁向文明化的第二次歷程。在第一次，也就由羅馬所統治的 466 年期間，古不列顛人與羅馬人通婚，「真正與特洛伊的血脈接合」。他認為「藉著這蒙受祝福與充滿喜悅的相互接合(mutual ingraffing)」，不列顛人與羅馬人成為「同一家、同一族」(one stocke and nation)。換言之，也成為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值得被稱為「羅馬島」(Insula Romana)。<sup>91</sup>同樣的，在第二次的文明化，也就是在他所處的時代：

我們所有人藉著接合與混融(engraffing or commixtion)，成為同一族；藉著宗教與美善的文藝，而變得馴良且文明(mollified and civilized)。且讓我們仔細思量，過去的人是什麼樣子，而我們又應該成為什麼樣子？<sup>92</sup>

此處，卡姆登提醒他的同胞，應避免不列顛再度陷入混戰與屠殺，以敬虔之心迎接上帝所賜的和平。值得注意的是，他以類似的字眼——「接合」或「混融」，描述這兩次的文明化，意謂著不列顛文明的進步來自於民族的交融；也暗示著第二次是第一次的再生，且更加榮耀，因為這是在新教信仰下建立的國度，不同於羅馬教會影響下的不列顛。

從不列顛祖先最初野蠻的狀態，到羅馬統治，再到王位聯合，卡姆登依時間序列，書寫了不列顛文明進化與再生的歷史。相較與此，英雄敘事由於強調特洛伊血脈的時空延續，對文明發展缺乏歷史性或變動性的關注，而是直接將文明化的開端放在不列顛建國之時，即從

---

<sup>91</sup>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H2r-v.

<sup>92</sup>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I5v.

布魯特斯開始，由歷代君王持續累積。在英雄敘事中，與他族的相遇或融合也不是文明化的契機，而是走向墮落與野蠻的開始，如傑弗瑞在《不列顛諸王史》結尾之處，指出不列顛人因薩克森人的入侵，又因瘟疫、飢荒與內戰而敗走，逃到威爾斯。他們不僅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文明，如今「因他們慣有的野蠻(habitual barbarity)，不再被稱為不列顛人，而被稱為威爾斯人。」既然失去了舊有的「尊貴性」(nobility)，傑弗瑞認為：「威爾斯人永遠無法再取得此島嶼的王權。」此說法不啻為當時統治英格蘭的諾曼人，建立文明性與統治正當性，因為原屬於不列顛人的尊貴及文明，已轉移到新的征服者身上。<sup>93</sup>

卡姆登及其他古文物研究者對文明的思考、對祖先生活樣貌的想像，之所以與傑弗瑞以來的舊史家不同，除了是受到古代文獻的影響，也與美洲的「發現」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卡姆登在 1615 年出版的《伊莉莎白女王編年史》(*Annales rerum Anglicarum et Hibernicarum regnante Elizabetha*)中，寫到 1576 年英格蘭探險家弗羅比舍(Martin Frobisher, c. 1535-1594)，航行到北美北極圈內的大島——巴芬島(Baffin island)的經歷。<sup>94</sup>卡姆登告訴讀者有關當地因紐特人(the Inuit, 或稱愛斯基摩人[the Eskimo])的外貌：

那裡的男人，有著黑色的頭髮，寬大的臉，扁平的鼻子，黝黑的皮膚；穿著海牛皮做的衣服。女人們，則在眼睛四周和臉頰紋上藍色[圖案]，就像古代不列顛人一樣。<sup>95</sup>

<sup>93</sup>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216-217.

<sup>94</sup> 弗羅比舍曾於 1576、1577、1578 年三度前往巴芬島，並帶回當地礦物與數位因紐特人。其生平見 James McDermott, "Frobisher, Sir Martin (1535?-1594),"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nline*, <https://doi.org/10.1093/ref:odnb/10191>, accessed January 13, 2020.

<sup>95</sup> William Camden, *The Historie of the Life and Reigne of the Most Renowned and Victorious Princesse Elizabeth, Late Queen of England*, translated by Robert Norton (London: Printed for Benjamin Fisher, 1630), 79.

他將巴芬島女性紋臉的習俗，類比於古代不列顛人的藍色紋身，這或許是他在 1570 年代就有的想法，甚至有學者認為，他曾親眼見過弗羅比舍在 1576 年從巴芬島帶回布里斯托(Bristol)展示的因紐特人。<sup>96</sup>即使卡姆登未能親眼見到，他所認識的低地區畫家卡泰爾和德·希爾，曾到布里斯托參觀弗羅比舍帶回的因紐特人，並以畫筆記錄。<sup>97</sup>英格蘭畫家懷特(John White, c. 1540-c. 1593)，因於 1577 年隨同弗羅比舍前往巴芬島，也曾留下因紐特人的畫作。<sup>98</sup>除了畫作，卡姆登亦可透過有關美洲探險的報導，獲知美洲原住民的樣貌與生活形態，如哈里奧特(Thomas Hariot, c. 1560-1621)於 1588 年出版的《新發現之地維吉尼亞的真實簡報》(*A Brief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

總之，不論是親眼得見，或藉由他人畫作及文字報導，卡姆登在

---

<sup>96</sup> Stuart Piggott, *Ancient Britons and the Antiquarian Imagination*, 73-74. 但卡姆登自己的作品中從未提到他曾親眼見過。

<sup>97</sup> 卡泰爾的畫作已佚失；德·希爾的則收錄於他的《寰宇各族各國古今各類服飾劇場》，見 Lucas De Heere, *Théâtre de tous les peuples et nations de la terre avec leurs habits, et ornemens diver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 (1576), Ghent University Library, Ghent. <https://lib.ugent.be/viewer/archive.ugent.be/%3A79D46426-CC9D-11E3-B56B-4FBAD43445F2#?c=0&m=0&s=0&cv=128&r=0&xywh=-3648%2C0%2C12579%2C7633>, accessed January 13, 2020.

<sup>98</sup> Stuart Piggott, *Ancient Britons and the Antiquarian Imagination*, 74; Paul Hulton, ed., *America 1585: The Complete Drawings of John White* (Chapel Hill,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8; Andrew Hadfield, “Bruited Abroad: John White and Thomas Harriot’s Colonial Representations of Ancient Britain,” in *British Identities and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 edited by David J. Baker and Willy Maley, 159-17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懷特的因紐特人畫作，可見於大英博物館網站：John White, “Kalicho, an Inuk from Frobisher Bay,” British Museum, London,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9](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9); “Arnaq and Nutaaq, Inuit from Frobisher Bay,” British Museum, London,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30](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30), accessed May 3, 2020.

1570 或 1580 年代，擁有另一個想像祖先的視角，那便是在文明進化的時間軸上，將古不列顛人與美洲原住民置於同一個時間點，藉著當時得見的美洲人，類比並想像古人的樣貌。卡姆登並不是第一位採取此視角的歐洲學者，如法國探險家戴維(André Thevet, 1516-1590)，在 1555 年旅行至巴西後所發表的作品中，指出南美印第安人裸體的習俗，同於歐洲古代人；印第安人吃掉敵人的行為，也同樣出現在歐洲史前社會。又如西班牙耶穌會士德·阿寇斯達(José de Acosta, c. 1539-1600)，在 1569 年前往秘魯、墨西哥等地之後，認為歐洲人不必嘲笑印第安人愚蠢和野蠻，因為古代的希臘人和羅馬人也是如此。<sup>99</sup>

將美洲的野蠻狀態對比於古代歐洲，是十六世紀開始常見的說法，但當時知識分子或探險家的觀點，並不是站在世俗化或理性化的探勘與調查基礎上，而是以《舊約聖經》中，有關大洪水後挪亞諸子移居並散佈各地的說法為準則。依據〈創世紀〉記載，洪水退去之時，挪亞的方舟停駐於亞拉臘山(Ararat, 在今日土耳其境內)，挪亞的子孫及其文明的繁衍就從這裡開始，也就是從當時英格蘭人所認知的「東方」開始，逐步往西綿延。因此，越往西人類文明出現得就越晚，如不列顛的聚落與文化發展晚於法蘭西，更西的美洲就更加落後。人類文明由東往西散布的理論中，即便將美洲視為發展程度最原始的地區，但將美洲人同視為上帝的子孫，同源於挪亞與雅弗一系，這正是英格蘭或其他西歐殖民者，可馴化並帶領美洲人歸回基督信仰的基礎；這也正是可將美洲住民與不列顛祖先類比的原因。<sup>100</sup>

---

<sup>99</sup> 戴維主要作品為：*Les singularitez de la France Antarctique* (1556)；德·阿寇斯達主要作品為 *Historia natural y moral de las Indias* (1588)，見 Margaret T. Hodgen, *Early Anthropolog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4), 339-340.

<sup>100</sup> 有關此理論的討論，可見 Stuart Piggott, *Ancient Britons and the Antiquarian*

將美洲原住民與古代歐洲人或不列顛人類比的視角，除了以文字表達之外，也有圖像的表現。前文提到的懷特，曾於 1585 至 1587 年間，參與由雷利(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贊助的航行，前往北美維吉尼亞(Virginia)及北卡羅來納(North Carolina)的羅阿諾克島(Roanoke Island)，開拓英屬殖民地，並以畫筆記錄當地阿爾岡昆人(the Algonquian)的衣著、紋身、日常生活及周遭動植物與水產。有趣的是，他此行留下的畫作中，也有 5 幅古不列顛人的圖像，其中 3 幅描繪全身裸露的皮克特人，另兩幅以島嶼南部較文明的不列顛人為主角。<sup>101</sup>這五人全身都塗滿藍，兩位不列顛人穿著簡單的短衣，三位皮克特人身上則有複雜的刺青，圖案包括星星、太陽、月亮、流蘇形、格狀或鱗片狀的紋飾。這些圖案部分與阿爾岡昆人的刺青圖案，或身披的圍裙流蘇相似，可能是畫家從美洲原住民身上得到的靈感。其中一幅畫像中的皮克特人，

---

*Imagination*, 56-62; Colin Kidd, *British Identities before Nationalism*, part 1; David Armitage, "The New World and British Historical Thought," 52-75. 人類文明由東往西散佈的理論，隱含著「西向的墮落」(westward degeneracy)，但此理論並未使西歐或英格蘭的知識分子認為自身的文明低於東方。相反的，由於中古以來東方伊斯蘭勢力的興起，西歐反認為自身是文明的堡壘；十六世紀的新教改革，更使英格蘭人自認為當地是文化與信仰最優越之處。

<sup>101</sup> 此五幅畫作可見於大英博物館網站，網站所列的標題為「抓著人頭的皮克特戰士」、「皮克特戰士」、「皮克特女人」、「皮克特鄰族戰士」、「皮克特鄰族女人」：John White, "A Pictish Warrior Holding a Human Head," British Museum, London,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4](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4); "A Pict Warrior," British Museum, London,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6](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6); "A Pictish Woman," British Museum, London,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7](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7); "A Warrior Neighbour of the Picts," British Museum, London,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8](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8); "A Woman Neighbour to the Picts," British Museum, London,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5](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5), accessed May 3, 2020.

手拎著剛砍下，且仍滴著鮮血的人頭，他身上的刺青最為繁複：胸膛上有貓頭鷹，兩肩有鷹首，右手臂上纏繞著蛇；腹部與膝蓋則有人臉或怪物臉部的圖像，模樣比美洲的阿爾岡昆人看起來更野蠻。此畫作充滿著文藝復興矯飾主義(Mannerism)的風格，而且紋身圖案的表現，類似十六世紀戰士穿著的胸甲和護肩甲。<sup>102</sup>至於畫中五人所戴的項圈和腰帶，以及手持的武器，如盾牌、長矛、長棍及刀，多如古文獻所述，但腰上所繫的彎刀，可能是文藝復興畫家得自土耳其的靈感。總言之，這五位古不列顛人的圖像，融合了古代作家的敘述、美洲住民的形貌，以及當代的藝術風格，絕非不列顛祖先真實的顯像，而是從民族比較的角度，表現出古不列顛人與十六世紀美洲人相近的文明程度。

在 1570 至 1580 年代，另一位由雷利所贊助的畫家——勒·曼恩(Jacques Le Moyne de Morgues, 1533-1588)，也有五幅古不列顛人的畫像。他是從法國流亡到倫敦的新教徒(1573-1588 居於倫敦)，曾經在 1563-1565 年間參與法國的佛羅里達(Florida)探險活動，留下許多關於當地圖穆夸人(the Timucua)的圖像紀錄。<sup>103</sup>勒·曼恩的五幅古不列顛人圖像，可能是 1585 年左右的作品，它們與懷特的作品表現方式非常相似，令人懷疑兩者之間有互相模仿的關係，或依據相同材料而繪。<sup>104</sup>勒·曼恩的五幅古不列顛人圖像，在他過世後轉入法國雕版師與出版家德·布

<sup>102</sup> Paul Hulton, ed., *America 1585*, 91, 185; Kim Sloan, *A New World: England's First View of America* (Chapel Hill,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154. 文藝復興時代歐洲人對刺青的認知及藝術表現，見 Juliet Fleming, "The Renaissance Tattoo," in *Written on the Body*, 61-82.

<sup>103</sup> 勒·曼恩的作品今可見 Paul Hulton, ed., *The Works of Jacques Le Moyne de Morgues, a Huguenot Artist in France, Florida, and England*, 2 vols.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77).

<sup>104</sup> Paul Hulton, ed., *America 1585*, 18, 192; Paul Hulton, ed., *The Works of Jacques Le Moyne de Morgues*, 57, 164.

里(Theodor de Bry, 1528-1598)手中，在 1590 年時，混入德·布里重新編輯與圖刻的《新發現之地維吉尼亞的真實簡報》一書中，且被當作懷特的作品，連同原作者哈里奧特的文字，以及懷特描繪北美的畫作，一起在法蘭克福出版。<sup>105</sup>

德·布里的版本對此五幅畫作增加了文字說明，並整合在同一個標題下：「數張皮克特人的圖像，他們居住在古時大不列顛部分地區」。而他之所以把這些圖片放在美洲人的圖片之後，是為了讓讀者知道：「大不列顛的居民，在過去也曾經如維吉尼亞的人一樣野蠻」。<sup>106</sup>這表示他和前人一樣，把古不列顛人和美洲人放在民族比較的框架下。他另外指出，這些畫作是參考某個「古老的英格蘭編年史」(an ooldd English cronicle)，可惜他並未告訴讀者是哪一部編年史。若閱讀後續的圖片說明，則可發現德·布里其實仍依據古代作品的描述(與卡姆登所引用的類似)，解說皮克特人的文明狀態，可是他並未精確使用皮克特人一詞，錯以為他們居住在今日的英格蘭(附圖 6-1~6-3)。非皮克特人的兩幅畫中人物，則被稱為「皮克特人的鄰族」，這一男一女雖有穿衣，但胸部、雙臂、雙腿皆裸露，赤足站立(附圖 6-4~6-5)，與美洲阿爾岡昆人裸露大部分身軀並赤足的情況相似。

德·布里所出版的這部作品，在 1590 年同時以四語發行(拉丁文、英文、法文、德文)，收錄在他的系列叢書《美洲》(*Americae*)中，使得美洲原住民與古不列顛人的視覺形象在歐洲流傳更廣。但卡姆登仍未採納這些圖像，或許他並不認為探險家的畫作，能真實顯現不列顛祖先的樣貌。但

---

<sup>105</sup> Thomas Hariot, *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 (Francoforti ad Moenum: Typis Ioannis Wecheli, sumtibus vero Theodori de Bry, 1590). 此書列於德·布里出版之系列叢書《美洲》第一冊(*America I*)；現代英文版則可見 Paul Hulton, ed., *America 1585*.

<sup>106</sup> Thomas Hariot, *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 E1r.

到了詹姆士一世統治時期最大部頭的歷史作品，即史畢德的《大不列顛史》，則整合了古代史料與美洲探險者的畫作，以四幅古不列顛人物的畫像呈現祖先的樣子(附圖 7-1)。而且他相信，雖然古史渺遠而難以考證，但這些圖像能「真實呈現他們的形貌，一如他們所被陳述的」。<sup>107</sup>

史畢德將這四幅圖像分為兩組，第一組標題是「古不列顛人」(ancient Britiaines, 附圖 7-2)；第二組則是「較文明的不列顛人」(more ciuill Britiaines, 附圖 7-3)。這些圖像的內容，與德·布里所出版的十分雷同，連畫面的背景都類似(河岸或海岸，以及村落)。第一幅同樣是捲髮、蓄上鬍、全身裸露且刺青的男子，左手持圓形盾牌，右手持長矛(長矛底部有球狀物)和仍滴著鮮血的人頭；左腳旁的地上也有一顆人頭。第二幅是一位全身裸露又有刺青的女性，她與前一位男性一樣，頸部與腰部都掛著鐵環，腰部的鐵環還繫著彎刀，只是她僅左手持長矛，而且長矛底部並無圓球。這兩個人物身上刺青的圖案，都與德·布里的版本相近，男子以猛獸及鷹的頭像為主；女子腹部以上以太陽、月亮、星辰為主，但在史畢德的版本中，女子的下半身繪滿牛羊、飛鳥與花草，她全身的圖案似乎是結合了德·布里的女皮克特人兩圖(附圖 6-2 與附圖 6-3)。史畢德與德·布里之間，更重要的差別在於前者標明這兩個人物是「古不列顛人」，但後者卻標為「皮克特人」(one Pict)和「女皮克特人」(a women Pict)。對德·布里而言，附圖 6-1~6-3 是皮克特人，附圖 6-4~6-5 則是同時間居住在不列顛島的另一群人。但對史畢德而言，他採用卡姆登的說法，主張皮克特人是遠古不列顛人的後代，是同一族人，所以他

---

<sup>107</sup> John Speed,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under the Conquests of the Romans, Saxons, Danes and Normans. Their Originals, Manners, Warres, Coines & Seales with the Successions, Lives, Acts & Issues of the English Monarchs from Iulius Caesar to our Most Gracious Soueraigne King Iames* (London: Ihon Sudbury and George Humble, 1611 [1612]), 178.

的圖像並不是為了區隔不同的兩族人，而是為了表現不列顛文明的進化：從「最初最野蠻」的狀態，也就是附圖 7-2 所表現的樣貌，進展到懂得「加上衣裳(Habits)」，即展現在附圖 7-3 的樣子。<sup>108</sup>

附圖 7-3 中的男子幾乎完全仿自德·布里的圖(附圖 6-4)，都穿著短衣，打赤腳，腰間繫著皮帶、掛著彎刀，也拿著底部有圓球的長矛，全身沒有刺青。附圖 7-3 的女子則是變化最大的一幅，和德·布里的版本(附圖 6-5)有極明顯的差異。她和附圖 7-2 中的女子一樣，長髮披散，身上也有刺青，而且刺青的圖案相似，只是大部分被她的緊身上衣、打褶長裙與無袖長袍遮住，再加上長至足部的頭髮，全身露出的僅有手臂、上胸膛與下足部，腳上還穿著涼鞋。這是過去有關古不列顛人的圖像中，從未出現的。這女子看起來，有如附圖 7-2 中的女子走出原來的畫框，穿上衣裳，成為進化版的不列顛女子：她「變得更謙卑(modest)，事實上就是更像女人(womenly)了」，因為她瞭解到裸露越少、被人看到的越少，才越是美麗。<sup>109</sup>史畢德甚至告訴我們，畫中女子是生存在羅馬統治初期的布狄卡(Boudicea, d. c. 60)，她是凱爾特部落愛西尼(Iceni)的女王，曾領導各部落奮勇抵抗羅馬帝國，最後戰敗自盡而死。<sup>110</sup>換言之，這是西元一世紀中葉不列顛的貴族女子，她仍有野蠻的標記(刺青)，但已懂得用衣服遮掩身體、彰顯高貴。

在 1577 年霍林斯德的《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編年史》中，也曾出現過一幅布狄卡的插圖(附圖 8)，畫中布狄卡站在較高的地面，對著全軍演說。如前文所言，卡姆登之前的歷史作品，對古人的呈現多有時代錯置(anachronism)的問題，布狄卡在此畫中披著金色長髮，頭戴

<sup>108</sup> John Speed,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181.

<sup>109</sup> John Speed,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182.

<sup>110</sup> 史畢德在其《大不列顛史》第六卷第七章講述了布狄卡的事蹟，見 John Speed,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198-200.

精緻王冠，頸掛金鎖鏈，身穿十六世紀上層女子才得以擁有的華麗衣袍；手所持的「長矛」看起來有如君王權杖，一切都使人聯想到此時統治英格蘭的伊莉莎白女王。<sup>111</sup>然而，聲稱篤守歷史證據與古代史料的史畢德，並沒有表現出更真實的圖像。他的布狄卡配著當時英格蘭人所熟知的東方式彎刀，身上穿的連身裙和無袖長袍，有小部分接近十六世紀英格蘭女性的服裝，只是把緊身上衣的綁線放到前端，而且衣袍上沒有刺繡與各式花樣，似乎只是十六世紀服裝的極簡版或古代版。

史畢德真正展現的並不是這四幅圖像的真實性，而是文明演進的歷程(從附圖 7-2 到附圖 7-3)，而且他認為文明得以推進到附圖 7-3 的狀態，是由於羅馬的統治以及基督教信仰的散佈。<sup>112</sup>史畢德使用這些圖像的另一個重要目的，則是將「我們粗魯而野蠻的祖先圖像」，呈諸於「今日榮耀而美麗的不列顛人眼前」，好讓「我們可記得，真正的不列顛尊貴(British Nobilitie)，多在於美德(Vertue)而不在祖先。」<sup>113</sup>為此，他闡述不列顛祖先的特出之處有三。第一是裸體，由於他們身體強壯結實，不畏風寒與艱苦；也因為他們缺乏利用羊毛織布的技術，所以不論男女多數時候都裸身、赤足。史畢德認為人類各民族初始之時都是如此，他們的心靈未受污染，其無瑕之心得配「赤裸的單純」(naked simplicitie)。他在此歌頌不列顛祖先「高貴的野蠻」，同時指出此時「較野蠻的愛爾蘭人和維吉尼亞人」，和古代不列顛的祖先是類似的。<sup>114</sup>

111 Raphael Holinshed, "The Historie of Englande," *The Firste Volume of 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e, and Irelande*, 61. 霍林斯德對畫中布狄卡的髮型、服裝與配件，都有具體的描述，其文字中提到的「連身長裙」(kyrtle)，或愛爾蘭式斗篷(Irish mantell)，都是伊莉莎白時代貴族女性常用的服裝形式，而且布狄卡的整體形象很接近伊莉莎白女王的肖像。

112 John Speed,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177, 181.

113 John Speed,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179.

114 John Speed,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179-180. 史畢德也提到，依據古

第二是紋身(painting 或 damasking)，史畢德認為這是不列顛祖先裸體的另一個原因，以免他們全身紋飾的顏色與圖案被遮蓋，而且不列顛人或後來的皮克特人，他們名字的來源都與紋身有關。<sup>115</sup>第三是刺青(picturing)，此不同於前項，是以細針刺入皮膚(pinking)，或以小刀在皮膚上割出切口(incision)，使染料浸入，形成永久且難以去除的圖案。<sup>116</sup>史畢德依據古人記載指出，古不列顛人多在兒童時期，就在身上刺下各類圖案，男子以各類猛獸為主，未婚女子以花草為主，而且這些圖案會「隨著身軀長大」。因此，不論是猛獸還是花草，在他們的身體上似乎都成了活物，變成「印刻在肉體上」(printed in their flesh)的記號，或「書寫在身體上」(writing on their bodies)的文字，更成為「尊貴的標章」(badges of their Noblenes)，直到他們終老的那一天。<sup>117</sup>

以上三項特色，在史畢德的筆下一一確認了不列顛祖先的野蠻，但也同時肯定他們的質樸與高貴，尤其是祖先身上的刺青，在古代世界擁有特定的稱號——「不列顛刺青」(Britannorum stigmata)，<sup>118</sup>使其卓

---

代史料的記載，居住在內陸的古不列顛人會以獸皮為衣，但非內陸且較文明的古不列顛人多數時候全裸，只有在嚴冬時穿上單薄的衣服。

<sup>115</sup> John Speed,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180-181.

<sup>116</sup> 與德·布里和卡姆登不同，史畢德區分出紋身(以藍色顏料塗抹臉或身軀)和刺青的差別，但他認為這兩者都是古不列顛人特有的習俗。「刺青」在現代英文多用 tattooing 一詞，是十八世紀末才出現的。在西方古代文獻中主要使用 stigma，在近代早期的英文中則有多個詞語表達，如史畢德在文中所使用的 picturing、incision、endamasking。此外，當時也有 pinking、pouncing、carving、marking、printing 等詞，參見 Jane Caplan, "Introduction," in *Written on the Body*, xxi; C. P. Jones, "Stigma and Tattoo," in *Written on the Body*, 1.

<sup>117</sup> John Speed,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182. 但史畢德不解的是，根據文獻，古不列顛人中已婚的女性，身上刺青圖案多為飛禽走獸、日月星辰，既然刺青的圖案難以消抹，那麼未婚女子身上的花草圖案，如何轉為已婚婦女身上的圖案？

<sup>118</sup> John Speed,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167. 此詞出自古代基督教神學家

然有別於其他民族。這一點回應了史畢德使用四人物圖像的目的：要讓後代子孫看見，真正的「不列顛尊貴」在於美德，而不在於已被否定的布魯特斯與特洛伊英雄。在《大不列顛史》的封面(附圖 9)，史畢德更加高舉不列顛祖先的地位，他站在建築物最高端，裸露身上的刺青，僅在腰間裹著短布、繫著刀；一手拿著窄長的盾牌，另一手持長矛，昂然而立。<sup>119</sup>在他兩旁與腳下，是後來入侵不列顛的各族，依序是羅馬人、薩克森人、丹人與諾曼人。這個排序也是《大不列顛史》一書章節的順序，從古不列顛一路寫到伊莉莎白時代(第五卷至第九卷)，最後一卷(第十卷)則是詹姆士一世統治的當代史。

就政治意義而言，史畢德對古不列顛人的頌揚，也在使「不列顛」認同重生。他將《大不列顛史》，以及與此書共同出版的《大不列顛帝國全覽》，皆獻給詹姆士國王。他在獻詞中稱詹姆士為：「大不列顛、法蘭西與愛爾蘭的至高至尊之君」、「最博學的信仰捍衛者」，同時也是「不列顛帝國的擴建者與統一者、不列顛之名的恢復者、永久和平的締造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不列顛之名的恢復者」，史畢德藉此應和詹姆士國王的宏圖與夢想，以自古以來此島嶼便擁有的名稱，強調詹姆士所締造的是一統攝英、蘇、愛三王國的新國度——「不列顛帝國」或「不列顛君主國」(Great Britaines Monarchie)。<sup>120</sup>他也在《大

---

特土良(Tertullian, c. 155-c. 240)，卡姆登也引此為據，見 William Camden, "Britaine," C4r.

<sup>119</sup> 此圖應該是依據赫羅狄安(Herodianus of Syria, c. 170-c. 240)和狄奧(Cassius Dio, c. 155-c. 235)的記載：「他們的武器(依赫羅狄安所說)是窄長的盾牌和短型長矛，其底部(如狄奧所言)有一球狀的鈴，在初次與敵人對陣時，可搖晃以震嚇敵人。他們也用刀，但是是短的，繫在裸身的腰側。至於頭盔和甲冑，他們是不用的，而且看做是戰爭時的累贅，而非利器。」John Speed,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182.

<sup>120</sup> 史畢德在《大不列顛帝國全覽》中，明確指出此三王國是「不列顛君主國的

不列顛史》最後一卷，歌頌國王為「大不列顛整個島嶼的第一位君王」，並將這位「在北方升起的晨星」，視為上帝對英格蘭人的恩賜。<sup>121</sup>

以上所述，表明了史畢德與卡姆登的政治立場是一致的。其實，不論是史畢德的《大不列顛史》或《大不列顛帝國全覽》；不論就歷史或地方志書寫而言，皆可視為卡姆登作品的延續與擴大。而且，史畢德在 1590 年代透過贊助者格瑞威爾(Sir Fulke Greville, 1554-1628)的引介，加入卡姆登於 1586 年創立的「古文物研究學會」(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1586-1614)，因此他們的交友圈與學術支持團隊重疊性甚高，如卡頓的圖書館與古錢幣收藏，都對兩人有莫大的貢獻；史畢德對古史的看法大體上也繼承卡姆登的見解。<sup>122</sup>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作品在十六、十七世紀多次出版，共同發揚了新的不列顛認同，並以初民敘事、不列顛島嶼上各民族的一統性、文明的由古至今的進化，支持以詹姆士國王為核心的「不列顛王國」。

---

主體」(the chiefe Bodies of Great Britaines Monarchie)，而此書是以「大不列顛帝國」為標題，所以對史畢德來說，「不列顛帝國」與「不列顛君主國」是相同的。見 John Speed, *The Theatre of 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e: Presenting an Exact Geography of the Kingdoms of England, Scotland, Ireland, and the Iles Adioyning* (London: Iohn Sudbury and George Humble, 1611 [1612]), 2. 關於詹姆士國王以「大不列顛的古老名字」(the ancient name of Great Britaine)取代其他所有名稱之事，見 John Speed,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161.

<sup>121</sup> John Speed,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883.

<sup>122</sup> 格瑞威爾同時也是卡姆登的贊助者，見 Kevin Sharpe, *Sir Robert Cotton 1586-1631*, 85, 234, 240. 史畢德的作品和《不列塔尼亞》一樣，都是集體合作的成果，見 Kevin Sharpe, *Sir Robert Cotton 1586-1631*, 38-39; D. R. Woolf, *The Idea of History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64-72.

## 五、結語

從卡姆登到史畢德的作品，大約從 1580 年代到 1610 年代，是英格蘭歷史書寫上的重要轉折期。如前所述，此時期英格蘭的史學與古文物研究，受到歐陸文藝復興的影響，更加重視古代希臘羅馬遺留的文獻，並以其為權威貶抑中古發明的傳說。與 1580 年代之前的歷史作品相較，在內容上，此時期最突出的改變，就在於對不列顛史前史與上古史的理解；也在於對祖先的新認識。越來越多史家和古文物研究者，勇於接受「野蠻的祖先」，放棄過去輝煌而英勇的祖先形象，以更接近真實的角度，認知古與今的歷史差距和時間流變，並重新思索古與今的關係。<sup>123</sup>

在新思索之下，古不列顛人與今日的不列顛人仍有密切的連結，但今人所追求的目標不是再現布魯特斯，或亞瑟王時代的「不列顛帝

---

<sup>123</sup>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與巴巴(Homi K. Bhabha)兩位研究國族認同的大家，都討論過近代早期歐洲對「時間」(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新理解，此理解也引導了對國族的思索。例如安德森指出，中古「共時性」的概念(idea of simultaneity)，也就是「過去與未來共聚於即時之當下的共時性」(a simultaneity of past and future in an instantaneous present)，在近代轉變為「同質、空洞的時間」觀念(idea of 'homogeneous, empty time')。巴巴則指出，在近代，「現時」(the present)不再被視為「過去」(the past)的另一個版本或重複，「過去」對「現時」來說，反而成為異質的他者，或是該遺忘的對象。參見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22-24; Homi K. Bhabha, "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 in *Nation and Narration*, edited by Homi K. Bhabha, 291-32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國」(British Empyre)，<sup>124</sup>更非回到祖先野蠻卻高貴的狀態，而是以古不列顛人為今日不列顛人共同的母體；以其綿延的支族(如皮克特人)與相混融的他族(如薩克森人)，建立共有的不列顛認同和新帝國。在卡姆登和史畢德的作品中，古與今不僅有「時間」上的連結關係，也有「空間」上的一致性，也就是被海洋四圍環繞的不列顛島，它自古以來就自成一體、自成一世界；或如史家路易斯(John Lewis, d. 1616)所說：「有如一小宇宙(Microcosmus)」。<sup>125</sup>而且透過卡姆登在《不列塔尼亞》，及史畢德在《大不列顛帝國全覽》中，對大不列顛境內各郡的地方書寫，不論是在同中見異，或在異中求同，各區域都在大不列顛(或拉丁文的不列塔尼亞)的稱號下，擁有一共同的地理空間，也就自然可構成同一個國族群體。簡言之，卡姆登和史畢德同時在「時間」(when)與「空間」(where)上，回答了不列顛國族起源的問題。

為了建構此不列顛國族，卡姆登在十六世紀英格蘭的歷史寫作上開啟了「民族轉向」(ethnic turn)。他一方面延續過去民族志的書寫，另一方面將不列顛上古史的敘述焦點，放在一波又一波的民族移入與交融上，先談古不列顛人，再談羅馬人、皮克特人、蘇格蘭人、英格蘭—薩克森人、丹人、諾曼人。換言之，他先以土地(不列顛群島)為場景，再依序介紹移居於此島嶼的各族，而非如過去的編年史家以君主朝代為敘述單位。史畢德更是如此，他先以《大不列顛帝國全覽》定位各

---

<sup>124</sup> Humphrey Lhuyd, *The Breviary of Britayne* (1573), translated by Thomas Twyne, in John Lewis, *The History of Great-Britain, from the First Inhabitants thereof, 'till the Death of Cadwalader* (London: Printed for F. Gyles, 1729), 50. 原作出版於 1572 年，作者勞伊德是伊莉莎白時代最早提出「不列顛帝國」一詞的古文物研究者。

<sup>125</sup> John Lewis, *The History of Great-Britain* (1612), in *The History of Great-Britain, from the First Inhabitants thereof, 'till the Death of Cadwalader* (London: Printed for F. Gyles, 1729), A3.

族活動的地理空間，接續於此書之後的《大不列顛史》，分為六卷，除了最後一卷敘述詹姆士一朝之外，前面五卷就按古不列顛人至諾曼人的民族移入次序而編排；雖然在各卷中，君主朝代仍是歷史敘述的單元，但全書主體跟隨了卡姆登的民族轉向。<sup>126</sup>

雖然史畢德延續了卡姆登以民族為主體的敘述方式，但他對地圖、徽章、錢幣、人像、古蹟、特殊地景與戰爭場景圖等視覺材料的運用，遠勝於1607年版的《不列塔尼亞》，插圖的數量也更龐大，這使得圖像成為《大不列顛史》歷史敘述中的要件，而非配角；圖像與文字的關係也因此更顯得緊密。<sup>127</sup>尤值得一提的，是史畢德在書中所用的四幅古不列顛男女圖像，他不再跟隨中古以來共時性的表現，也不再讓祖先穿著當代人的服裝，而是依據古代史料、參照新發現的美洲人形貌，再加上作者的想像，描繪出祖先的樣子。祖先的新樣貌，隨著《大不列顛史》數次再版，扭轉了人們對古代祖先樣貌的認知，至十九世紀時，古文物研究者史密斯(Charles Hamilton Smith, 1776-1859)所描繪的古人，仍以史畢德所提供的圖像為範本。<sup>128</sup>

<sup>126</sup> 史畢德的《大不列顛帝國全覽》與《大不列顛史》兩書，於1612年共同出版，且兩書前後相連，頁碼連續。在編排上，他將兩書各歸屬於「地志部」(Chorographicall Part)及「歷史部」(Historicall Part)，前者分四卷，後者有六卷，而且他在《大不列顛史》最後一卷的最後一頁，明確指出他的「全覽」(Theatre)在此才結束，因此兩書可視為一整體。除了首版之外，《大不列顛史》與《大不列顛帝國全覽》在1614年、1623年及1650年再版時，也都是共同出版。

<sup>127</sup> 英格蘭十六世紀歷史作品中的圖像表現，以及十七世紀古文物研究中的「視覺轉向」(the visual turn)，可分別參考James A. Knapp, *Illustrating the Pas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ldershot: Ashgate, 2003); Peter Burke, "Images as Evid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4:2 (April 2003): 273-296.

<sup>128</sup> Kim Sloan, *A New World*, 158. 史密斯的作品見S. R. Meyrick and C. H. Smith,

在卡姆登與史畢德的影響下，十七世紀以後，許多英格蘭史家接受了古史的新主張，如克拉弗(John Clapham, 1566-1619)、艾斯丘(Edward Ayscu, 1550-1616)、雷利、丹尼爾(Samuel Daniel, 1562-1619)與塞爾登(John Selden, 1584-1654)等人。<sup>129</sup>他們都否定布魯特斯的存在，主張不列顛祖先來自高盧；丹尼爾也指出所有西歐各國，包括不列顛、高盧、西班牙和日耳曼，在羅馬征服前就像新近發現的「西邊世界」(the west world)一樣，人們處於「最初且自然而自由的裸體」狀態。<sup>130</sup>但特洛伊傳說和亞瑟的傳奇在十七世紀初葉依然流行，如路易斯的《大不列顛史》(*The History of Great-Britain*, 1612)，此作和史畢德的作品一樣獻給國王。雖然路易斯帶著更謹慎的態度，承認今人對上古史難以有切確的瞭解，也介紹了卡姆登的說法，但他仍然依據傑弗瑞的英雄敘事，講述上古不列顛君王的興替。更進一步，他指出詹姆士一世不僅實現了梅林的預言，也實現中古時期蘇格蘭人提出的預言：不列顛終將由蘇格蘭人一統而治。<sup>131</sup>

威爾斯出身的古文物研究者哈利(George Owen Harry, c. 1553- c. 1614)，

---

*The Costume of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Islands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s to the Sixth Century* (London: Howlett & Brimmer, 1815).

<sup>129</sup> 他們的作品為：John Clapham, *Historie of Great Britannie* (London: Printed by Valentine Simmes, 1606); Edward Ayscu, *A Historie Contayning the Warres, Treaties, Marriages, and Other Occurrents between England and Scotland from King William the Conqueror, until the Happy Union of Them Both in Our Gracious King James* (London: By G. Eld, 1607); Sir Walter Raleigh,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London: Printed by William Stansby, 1614); Samuel Daniel, *The First Part of the Historie of England* (London: Printed by Nicholas Okes, 1612); John Selden, *Jani Anglorum facies altera* (Londini: Impens, T. D., 1610). 他們的史學表現，參見 D. R. Woolf, *The Idea of History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45-55, 55-64, 94-96, 200-242.

<sup>130</sup> Samuel Daniel, *The First Part of the Historie of England*, 5.

<sup>131</sup> John Lewis, *The History of Great-Britain*, A1, 34-36.

為詹姆士國王所列的系譜中，也仍舊回溯特洛伊的祖先：

至高至尊之君詹姆士的世系，藉由上帝的恩典，為大不列顛的國王，源出於挪亞，並經由數個直接的血脈連結於布魯特斯，其為此不列顛島第一位居住者，並由他延續至卡德瓦拉德，不列顛民族的最後一位君王；再由此王[卡德瓦拉德]綿延至今日君上。<sup>132</sup>

哈利還提到天使對卡德瓦拉德所說的預言，「如我們的古史所證實的」，在近千年之後終於由詹姆士國王所實現，恢復了曾失落的不列顛王國。<sup>133</sup>由這些作品看來，特洛伊傳說仍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尤其是對新王朝的君主而言。

舊傳說與新理解在十七世紀並行了一段時間，不過特洛伊祖先的蹤影，越來越少出現在嚴謹的歷史作品中，但在官方的政治宣傳及一般文學作品中，布魯特斯與亞瑟依然扮演重要的角色，直到十七世紀結束之時。<sup>134</sup>其實不論對古不列顛史持何種立場，在十六至十七世紀初葉的英格蘭，「不列顛」確實是政治與歷史寫作的關鍵詞。在詹姆士一朝結束之後，雖然英、蘇兩國仍在同一位君王統治之下，但英格蘭的「盎格魯—薩克森主義」(Anglo-Saxonism)卻代之而起，強調英格蘭民族的單一性、獨特的習慣法與傳統自由，以對抗司徒亞特君主的擴

---

<sup>132</sup> George Owen Harry, *The Genealogy of the High and Mighty Monarch, James, by the Grace of God, King of Great Brittain*..... (London: by Simon Stafford, 1604), Cover.

<sup>133</sup> George Owen Harry, *The Genealogy of the High and Mighty Monarch, James*, 40.

<sup>134</sup> 在文學、戲劇上，特洛伊傳說在不列顛的影響力持續到十九世紀，見 Hugh A. MacDougall, "The Britons as Trojans: The Legendary World of Geoffrey of Monmouth," in Hugh A. MacDougall, *Racial Myth in English History: Trojans, Teutons, and Anglo-Saxons*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2), 25-27.

權。<sup>135</sup>本文所關注的「不列顛認同」，要等到 1706-1707 年的《合併法案》(*Act of Union*)辯論期間，才再度受矚目。

(本文於 2019 年 9 月 13 日收稿；2020 年 3 月 23 日通過刊登)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不列顛問題：史畢德(John Speed)與不列顛認同的建構(1570-1670)」(MOST 107-2410-H-004-006-MY3)部分研究成果，由衷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與建議，使本文得以減少諸多疏漏。研究期間得侯家榆、曾幸麒兩位助理之協助，在此深致謝忱。

---

<sup>135</sup> 參見 Hugh A. MacDougall, “The Rise of Anglo-Saxonism,” in Hugh A. MacDougall, *Racial Myth in English History*, 31-50; Colin Kidd, *British Identities before Nationalism*, 75-98; J. G. A. 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A Study of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 Reissue with a Retro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附圖1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的羊皮卷檔3



資料來源：Bodley Rolls 3, section 1, row 5 (1296-1300), Bodle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Oxford. Photo credit: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說明：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的羊皮卷檔3中，描繪了布魯特斯到達不列顛之前的經歷。由左至右依序是：(1)布魯特斯的曾祖父阿斯卡尼烏斯，抵達義大利的拉丁姆(Latium)。(2)布魯特斯之父西珥維俄斯，誤中布魯特斯之箭而亡。(3)希臘國王潘德拉西俄斯(Pandrasius)將其女嫁予布魯特斯。(4)布魯特斯夜晚眠於神殿之中，得到女神戴安娜的預言指引。

附圖2 英王亨利七世的紋章



資料來源：Durandus Of Campania's *Le Miroir des Dames* (1482), Royal MS 19 B XVI, f. 1v.

Photo credit: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說明：英王亨利七世的紋章。上有王冠，中間是中古以來英格蘭王室所用的盾牌形紋章，立於左右的分別是紅龍及灰狗(greyhound)，前者代表亨利家族起源之地威爾斯；後者是亨利七世父親、理奇曼伯爵愛德蒙·都鐸(Edmund Tudor, first Earl of Richmond, 1430-1456)的紋章。下方紅色捲軸中的文字為：‘VIVE LE NOBLE ROYL HENRY’(亨利國王萬歲)。



附圖 4 格拉夫頓所寫之《通鑑》的封面



資料來源：Richard Grafton, *A Chronicle at Large and Meere History of the Affayres of England and Kinges of the Same from the Creaton to the Worlde.....* (London: By Henry Denham, 1569), frontispiece. Photo credit: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說明：左側為《舊約聖經》君王世系；右側為特洛伊王位傳承。下方中間為當時執政的伊莉莎白女王，左右兩側為征服者威廉與亨利八世。

附圖 5 德·希爾的「兩位古不列顛人」(Two Ancient Britons)



資料來源：Lucas de Heere, *Corte Beschryvinghe van Engheland, Schotland, ende Irland* (1573-1575), British Library, Add MS 28330, f. 8v. Photo credit: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Lucas de Heere, *Théâtre de tous les peuples et nations de la terre avec leurs habits, et ornemens diver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 (Ghent, 1576), f. 60. Photo credit: Ghent University Library, Ghent.

說明：左圖收錄於他的地方志《英格蘭、蘇格蘭與愛爾蘭簡述》；右圖出自他的服飾書《寰宇各族各國古今各類服飾劇場》，其上方附有法文標題：‘Les premiers Anglois comme ils alloient en guerre du tems du Julius César’ (凱薩時代作戰的英格蘭初民)。

附圖 6 德·布里所刊行的《新發現之地維吉尼亞的真實簡報》中，5 幅皮克特人與其鄰族的圖像

資料來源：Thomas Hariot, *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 (Francoforti ad Moenum: Typis Ioannis Wecheli, sumtibus vero Theodori de Bry, 1590). Photo credit: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 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 and Art Gallery, Californ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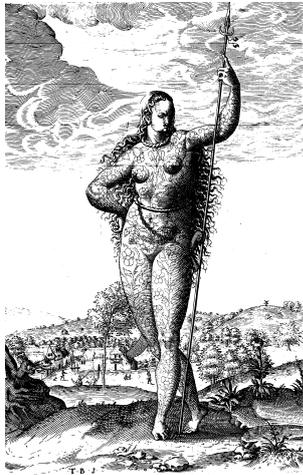
附圖6-1 皮克特人('The True Picture of One Picte')



附圖6-2 女皮克特人('The True Picture of a Women Picte')



附圖6-3 皮克特人的小女兒  
(‘The Trvve Picture of Yonge Dowgter of  
the Pictes’)，指未婚之女



附圖6-4 皮克特人的鄰族男子  
(‘The Trvve Picture of a Man of Nation  
Neighbour unto to the Pic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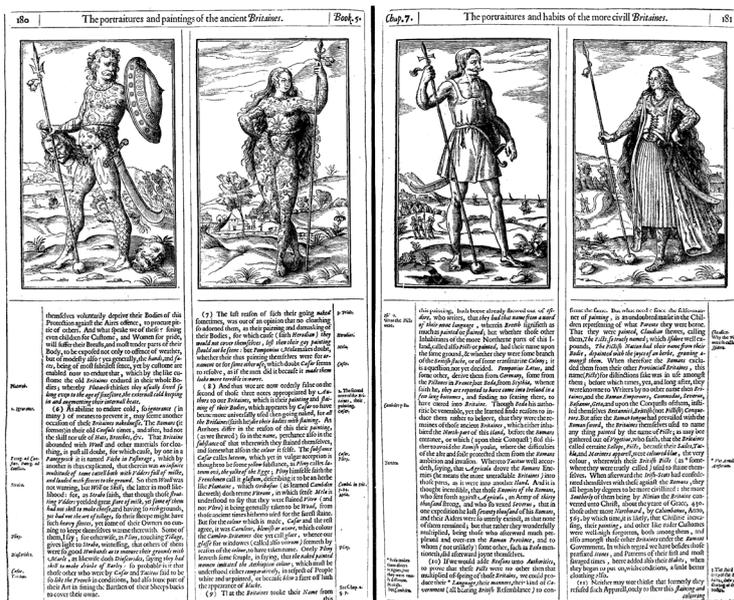


附圖6-5 皮克特人的鄰族女子  
(‘The Trvve Picture of a Women Nighbour to  
the Pic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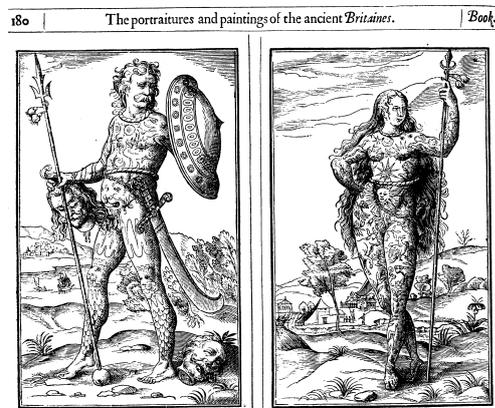
### 附圖 7 史畢德《大不列顛史》中的古不列顛人

資料來源：John Speed,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under the Conquests of the Romans, Saxons, Danes and Normans. Their Originals, Manners, Warres, Coines & Seales with the Successions, Lives, Acts & Issues of the English Monarchs from Iulius Caesar to our Most Gracious Soueraigne King James* (London: Ihon Sudbury and George Humble, 1650), 180-181. Photo credit: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 附圖7-1 「古不列顛人」(ancient Britains)與「較文明的」不列顛人」(more ciuill Britains)



附圖7-2 古不列顛男人與女人



附圖7-3 較文明的不列顛男人與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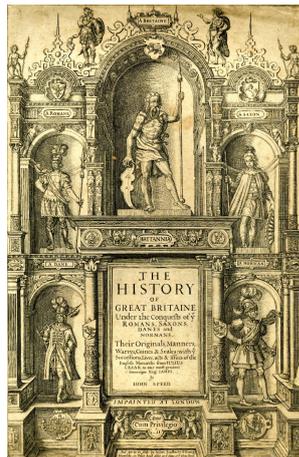
附圖 8 布狄卡女王



資料來源：Raphael Holinshed, “The Historie of Englande,” *The Firste Volume of 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e, and Irelande* (London: Imprinted for George Bishop, 1577), 61. Photo credit: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說明：霍林斯德的《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編年史》中，描繪布狄卡女王對軍隊演說。

附圖 9 史畢德《大不列顛史》(1612)的封面



資料來源：John Speed,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under the Conquests of the Romans, Saxons, Danes and Normans. Their Originall, Manners, Warres, Coines & Seales with the Successions, Lives, Acts & Issues of the English Monarchs from Iulius Caesar to our Most Gracious Soueraigne King James*, frontispiece. Photo credit: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 Henry E. Huntington Library and Art Gallery, California. 說明：相同的封面設計用於同時出版的《大不列顛帝國全覽》一書。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Act in Restraint of Appeals, 1533 (24 Henry VIII, c. 12).” In *Documents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1526-1701*. Edited by Gerald Bra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4.
- Ayscu, Edward. *A Historie Contayning the Warres, Treaties, Marriages, and Other Occurrents between England and Scotland from King William the Conqueror, until the Happy Union of Them Both in Our Gracious King James*. London: By G. Eld, 1607.
- Bede, the Venerable. *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 c. 731.
- Bodley Rolls 3 (1296-1300). Bodle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Oxford.
- Camden, William. “The Author to the Reader.” In William Camden, *Britain, Or a Chorographicall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Flourishing Kingdomes,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and the Ilands Adioyning, out of the Depth of Antiquitie*. Translated by Philémon Holland. London: Printed at Eliot’s Court Press by George Bishop and John Norton, 1610, π4-5.
- Camden, William. “Britaine.” In William Camden, *Britain, Or a Chorographicall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Flourishing Kingdomes,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and the Ilands Adioyning, out of the Depth of Antiquitie*. Translated by Philémon Holland. London: Printed at Eliot’s Court Press by George Bishop and John Norton, 1610, A1-P5.
- Camden, William. “Scotland.” In William Camden, *Britain, Or a Chorographicall Description of the Most Flourishing Kingdomes,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and the Ilands Adioyning, out of the Depth of Antiquitie*. Translated by Philémon Holland. London: Printed at Eliot’s Court Press by George Bishop and John Norton, 1610, Aaaa1-Eeee3.
- Camden, William. *Britannia siue Florentissimorum regnorum, Angliae, Scotiae, Hiberniae, et insularum adiacentium ex intima antiquitate chorographica description*. Londini: Per Radulphum Newbery, 1586.
- Camden, William. *The Historie of the Life and Reigne of the Most Renowned and Victorious Princesse Elizabeth, Late Queen of England*. Translated by Robert Norton. London: Printed for Benjamin Fisher, 1630.

- Caxton, William. *Caxton: The Description of Britain: A Modern Rendering by Marie Collins*. New York: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8.
- Clapham, John. *Historie of Great Britannie*. London: Printed by Valentine Simmes, 1606.
- Daniel, Samuel. *The First Part of the Historie of England*. London: Printed by Nicholas Okes, 1612.
- Dee, John. *General and Rare Memorials Pertayning to the Perfect Arte of Navigation*. London: By Iohn Daye, 1577.
-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 Translated by Michael A. Faletra. Ontario: Broadview Edition, 2008.
- Gildas, *De Excidio et Conquestu Britanniae*. c. 510.
- Godet, Cyles. *Brief Abstract of the Genealogie of All the Kynges of England*. London: By Gyles Godet, 1560?.
- Grafton, Richard. *A Chronicle at Large and Meere History of the Affayres of England and Kinges of the Same from the Creaton to the Worlde.....* London: By Henry Denham, 1569.
- Hariot, Thomas. *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 Francoforti ad Moenum: Typis Ioannis Wecheli, sumtibus vero Theodori de Bry, 1590.
- Harrison, William. "An Historicall Description of the Islande of Britayne." In Raphael Holinshed, *The Firste Volume of 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e, and Irelande*. London: Imprinted for George Bishop, 1577, 1-125.
- Harry, George Owen. *The Genealogy of the High and Mighty Monarch, James, by the Grace of God, King of Great Brittainne.....* London: by Simon Stafford, 1604.
- Henry of Huntingdon. *Histroia Anglorum*. c. 1129.
- Higden, Ranulph. *The Description of Britayne*. Westminster: Printed by William Caxton, 1480.
- Holinshed, Raphael. "The Historie of Englande." In Raphael Holinshed, *The Firste Volume of 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e, and Irelande*. London: Imprinted for George Bishop, 1577, 1-289.
- James I, King of England. "A Speech, as It Was Delivered in the Vpper Hovse of the Parliament to the Lords Spiritvall and Temporall, and to the Knights, Citizens and Burgesses there Assembled." In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I*. Edited by C. H. McIlwain, 269-280. Union, N. J.: Lawbook Exchange, 2006.
- James I, King of England. "A Speech to Both the Hovses of Parliament, Delivered in the Great Chamber at White-Hall." In *The Political Works of James I*. Edited by C. H.

- McIlwain, 290-305. Union, N. J.: Lawbook Exchange, 2006.
- Leland, John. *A Learned and True Assertion of the Original, Life, Actes, and Death of the Most Noble, Valiant, and Renoumed Prince Arthure*. Translated by Richard Robinson. London: Printed by John Wolfe, 1582.
- Leland, John. *Assertio inclytissimi Arturij Regis Britanniae*. London: Printed by R. Wolfe, 1544.
- Lewis, John. *The History of Great-Britain* (1612). In *The History of Great-Britain, from the First Inhabitants thereof, 'till the Death of Cadwalader, 'till the Death of Cadwalader*. London: Printed for F. Gyles, 1729.
- Lhuyd, Humphrey. *Commentarioli Britannicae descriptionis fragmentum*. Cologne, 1572.
- Lhuyd, Humphrey. *The Breviary of Britayne* (1573). Translated by Thomas Twyne. In John Lewis, *The History of Great-Britain, from the First Inhabitants thereof, 'till the Death of Cadwalader*. London: Printed for F. Gyles, 1729.
- Meyrick, S. R., and Smith, C. H. *The Costume of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Islands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s to the Sixteeh Century*. London: Howlett & Brimmer, 1815.
- Raleigh, Sir Walter.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London: Printed by William Stansby, 1614.
- Speed, John.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under the Conquests of the Romans, Saxons, Danes and Normans. Their Originals, Manners, Warres, Coines & Seales with the Successions, Lives, Acts & Issues of the English Monarchs from Iulius Caesar to our Most Gracious Soueraigne King James*. London: Ihon Sudbury and George Humble, 1611 [1612].
- Speed, John. *The Theatre of 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e: Presenting an Exact Geography of the Kingdoms of England, Scotland, Ireland, and the Iles Adioyning*. London: Iohn Sudbury and George Humble, 1611 [1612].
- Speed, John. *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e, under the Conquests of the Romans, Saxons, Danes and Normans. Their Originals, Manners, Warres, Coines & Seales with the Successions, Lives, Acts & Issues of the English Monarchs from Iulius Caesar to our Most Gracious Soueraigne King James*. London: Ihon Sudbury and George Humble, 1650.
- Selden, John. *Jani Anglorum facies altera*. Londini: Impens, T. D., 1610.
- Selden, John. *The Reverse or Back-face of the English Janus*. Translated by Redman Westcot. London: Printed for Thomas Basset, 1682.
- Tacitus, Publius Cornelius. *Agricola, Germania*. Translated by Harold Mattingly; revis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 B. Rive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Vergil, Polydore.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Vol. 1. Ed. Sir Henry Ellis. London: Printed for the Camden Society, 1846.

William of Malmesbury. *De Gestis Regum Anglorum*. c. 1125.

## 二、近人論著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Anglo, Sydney. "The British History and its Implications." In Sydney Anglo, *Images of Tudor Kingship*. London: Seaby, 1992, 40-60.

Armitage, Davi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Armitage, David. "The New World and British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Richard Hakluyt to William Robertson." In David Armitage, *Greater Britain, 1516-1776: Essays in Atlantic History*. Aldershot: Ashgate, 2004, 52-75.

Bhabha, Homi K. "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 In *Nation and Narration*. Edited by Homi K. Bhabha, 291-322.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Brown, Keith M. "Monarchy and Government in Britain, 1603-1637."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Jenny Wormald, 13-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Burke, Peter. "Images as Evid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64:2 (April 2003): 273-296.

Burke, Peter. *The Renaissance Sense of the Past*.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9.

Caplan, Jane. "Introduction." In *Written on the Body: The Tattoo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History*. Edited by Jane Caplan, xi-xxiii.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0.

Croft, Pauline. *King Jam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Dalton, Paul. "Topical Concerns of Geoffrey of Monmouth's *Historia Regum Britannie*: History, Prophecy, Peacemaking, and English Identity in the Twelfth Century."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4:4 (October 2005): 688-712.

Davies, Norman. "The Painted Isles, c. 600 BC-AD 43." In Norman Davies, *The Isles: A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7-101.

- Davies, R. R. *The First English Empire: Power and Identities in the British Isles 1093-13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Davies, R. R. *The Matter of Britain and the Matter of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Durandus of Campania. *Le Miroir des Dames*. 1482. Royal MS 19 B XVI.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 Faletta, Michael A. "Narrating the Matter of Britain: Geoffrey of Monmouth and the Norman Colonization of Wales." *Chaucer Review* 35:1 (January 2000): 60-85.
- Ferguson, Arthur B. *Clio Unbound: Perception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Past in Renaissance Englan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Fleming, Juliet. "The Renaissance Tattoo." In *Written on the Body: The Tattoo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History*. Edited by Jane Caplan, 61-82.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0.
- Fussner, F. Smith. *The Historical Revolution: English Historical Writing and Thought 1580-1640*. London: Routledge, 2010.
- Gillingham, John. *The English in the Twelfth Century: Imperi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Values*.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0.
- Gransden, Antonia. *Historical Writing in England II: c. 1307 to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Hadfield, Andrew. "Briton and Scythian: Tudor Representations of Irish Origins."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28:112 (1993): 390-408.
- Hadfield, Andrew. "Bruited Abroad: John White and Thomas Harriot's Colonial Representations of Ancient Britain." In *British Identities and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 Edited by David J. Baker and Willy Maley, 159-17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Hadfield, Andrew. "Sceptical History and the Myth of the Historical Revolution."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 Renaissance et Réforme* 29:1 (Winter 2005): 25-44.
- Harris, Oliver D. "William Camden, Philemon Holland and the 1610 Translation of Britannia." *The Antiquaries Journal* 95 (July 2015): 279-303.
- Herendeen, Wyman H. *William Camden: A Life in Context*.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7.
- Hodgen, Margaret T. *Early Anthropolog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4.

- Holladay, Joan A. *Genea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the High and Late Middle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Hulton, Paul, ed. *America 1585: The Complete Drawings of John White*. Chapel Hill,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4.
- Hulton, Paul, ed. *The Works of Jacques Le Moyne de Morgues, a Huguenot Artist in France, Florida, and England*. 2 volumes.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1977.
- Huppert, George. *The Idea of Perfect History: Historical Erudition and Historical Philosophy in Renaissance Franc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0.
- Huppert, George.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In George Huppert, *The Idea of Perfect History: Historical Erudition and Historical Philosophy in Renaissance Franc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0, 104-117.
- Jones, C. P. "Stigma and Tattoo." In *Written on the Body: The Tattoo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History*. Edited by Jane Caplan, 1-16.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0.
- Kendrick, T. D. *British Antiquity*. London: Methuen, 1950.
- Kidd, Colin. *British Identities before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ationhood in the Atlantic World, 16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Kidd, Colin. "Whose Ancient Constitution? Ethnicity and the English Past, 1600-1800." In Colin Kidd, *British Identities before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ationhood in the Atlantic World, 16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75-98.
- Knapp, James A. *Illustrating the Pas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ldershot: Ashgate, 2003.
- Knapp, James A. "Illustrations in the 1577 Edi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olinshed's Chronicles*. Edited by Paulina Kewes, Ian W. Archer and Felicity Heal, 111-13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Levine, Joseph M. *Humanism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Historiogra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Levy, F. J. "The Making of Camden's Britannia." *Bibliothèque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26:1 (January 1964): 70-97.
- Levy, F. J. *Tudor Historical Thought*. San Marino: Huntington Library, 1967; Toronto; Buffal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Renaissance Society of America, 2004.
- MacCaffrey, Wallace. *Elizabeth I*.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3.

- MacColl, Alan.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and as a Protestant 'British' Nat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Renaissance Studies* 18:4 (December 2004): 582-608.
- MacColl, Alan. "The Meaning of 'Britai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5:2 (April 2006): 248-269.
- MacDougall, Hugh A. "The Britons as Trojans: The Legendary World of Geoffrey of Monmouth." In *Racial Myth in English History: Trojans, Teutons, and Anglo-Saxons*.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2, 6-27.
- MacDougall, Hugh A. "The Rise of Anglo-Saxonism." In *Racial Myth in English History: Trojans, Teutons, and Anglo-Saxons*.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2, 31-52.
- MacQuarrie, Charles W. "Insular Celtic Tattooing: History, Myth and Metaphor." In *Written on the Body: The Tattoo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History*. Edited by Jane Caplan, 32-45.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0.
- Mason, Roger A. "Scotching the Brut: Politics, History and National Myth in Sixteenth-Century Britain." In *Scotland and England, 1286-1815*. Edited by Roger A. Mason, 60-84. Edinburgh: J. Donald Publishers, 1987.
- Mason, Roger A. "Scotland, Elizabethan England and the Idea of Britain."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4 (December 2004): 279-293.
- Meganck, Tine Luk. *Erudite Eyes: Friendship, Art and Erudition in the Network of 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 Boston: Brill, 2017.
- Momigliano, Arnald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In Arnaldo Momigliano,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6, 1-39.
- Monroe, William H. "Two Medieval Genealogical Roll Chronicle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The Bodleian Library Record* 10 (1981): 215-221.
- Pagden, Anthony. *The Fall of Natural Man: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Origins of Comparative Et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Parry, Graham. *The Trophies of Time: English Antiquarian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Piggott, Stuart. *Ancient Britons and the Antiquarian Imagination: Ideas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Regenc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9.
- Piggott, Stuart. "Antiquarian Thought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Stuart

- Piggott, *Ruins in a Landscape: Essays in Antiquarian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6, 1-24.
- Piggott, Stuart. *Ruins in a Landscape: Essays in Antiquarian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6.
- Pocock, J. G. A.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A Study of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 Reissue with a Retro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Pocock, J. G. A.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Essays on Theory and Method*.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Schwytzer, Philip. *Literature, Nationalism, and Mem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Wa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Sharpe, Kevin. *Selling the Tudor Monarchy: Authority and Image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Sharpe, Kevin. *Sir Robert Cotton 1586-1631: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Sloan, Kim. *A New World: England's First View of America*. Chapel Hill,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 Thomas, Keith. *The Perception of the Pas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3.
- Trevor-Roper, H. R. *Queen Elizabeth's First Historian: William Camden and the Beginnings of English 'Civil History.'* London: Cape, 1971.
- Vine, Angus. "Copiousness, Conjecture and Collaboration in William Camden's *Britannia*." *Renaissance Studies* 28:2 (April 2014): 225-241.
- Vine, Angus. *In Defiance of Time: Antiquarian Writ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Vine, Angus. "Origins and Names: Etymology and the Elizabethan Society of Antiquaries." In Angus Vine, *In Defiance of Time: Antiquarian Writ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51-79.
- Vine, Angus. "Restoring Britain: Courtesy and Collaboration in Camden's *Britannia*." In Angus Vine, *In Defiance of Time: Antiquarian Writ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80-108.

White, Jason C. "Militant Protestants: British Identity in the Jacobean Period, 1603-1625." *History* 94:2 (April 2009): 154-175.

Woolf, Daniel R. *The Idea of History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Erudition, Ideology, and 'The Light of Truth'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I to the Civil War*.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 三、網路資源

De Heere, Lucas. *Théâtre de tous les peuples et nations de la terre avec leurs habits, et ornemens diver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 (1576). Ghent University Library, Ghent. <https://lib.ugent.be/viewer/archive.ugent.be/%3A79D46426-CC9D-11E3-B56B-4FBAD43445F2#?c=0&m=0&s=0&cv=128&r=0&xywh=3648%2C0%2C12579%2C7633>. Accessed May 3, 2020.

McDermott, James. "Frobisher, Sir Martin (1535?-1594)."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nline. <https://doi.org/10.1093/ref:odnb/10191>. Accessed May 3, 2020.

White, John. "Kalicho, an Inuk from Frobisher Bay." British Museum, London.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9](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9). Accessed May 3, 2020.

White, John. "Arnaq and Nutaaq, Inuit from Frobisher Bay." British Museum, London.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30](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30). Accessed May 3, 2020.

White, John. "A Pictish Warrior Holding a Human Head." British Museum, London.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4](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4). Accessed May 3, 2020.

White, John. "A Pict Warrior." British Museum, London.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6](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6). Accessed May 3, 2020.

White, John. "A Pictish Woman." British Museum, London.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7](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7). Accessed May 3, 2020.

White, John. "A Warrior Neighbour of the Picts." British Museum, London.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8](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8). Accessed May 3, 2020.

White, John. "A Woman Neighbour to the Picts." British Museum, London.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5](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06-0509-1-25). Accessed May 3, 2020.

## **“Our Poore and Rude Progenitours”: A Shift in Writing and Visualizing Ancient British Ancestry in Late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

May-shine L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perceptions and visualizations of British ancestry in the historical writing of late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 In a broader sense, early modern English historical writing included written works produced by chroniclers, antiquaries, and genealogists, and many of their works contained visual illustrations. Their enquiries into ancient British history took in the origin of the first inhabitants of Britain, of the name of this island and its inhabitants, political organization, social lif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interest in British national origins was reinforced by at least two factors. The first was the influence of Renaissance historiography, which stimulated scholars to restore antiquity and pay more serious attention to classical sources instead of medieval inventions. Second, the study of the British past was invested with strong political meaning in this period when both Queen Elizabeth (r. 1558-1603) and King James VI and I (r. 1603-1625) were haunted by the question of Britain and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gland and Scotland. The historical accounts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Ancient Britons would then come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early modern British identity that encompassed both England and Scotland. This article particularly focuses

on the shift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and the change of perception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British ancestry in this period. It traces the story back to *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 (c. 1138) of Geoffrey of Monmouth in order to provide a long-term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this shift. Then this article differentiates two modes of narratives for recounting the lives of British ancestors. One is a “narratives of heroes,” following the Trojan myth elaborated by Geoffrey of Monmouth; the other is a “narratives of primitive mankind,” relying on various classical writings and referring to American India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ivilizing process in Britain. The second and newer narrative mode gradually became the accepted view of the ancien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it gave momentum to British identity in the late sixteenth and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ies, even though the union of England and Scotland was not realized until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Keywords: antiquarianism, Trojan myth, historical writing, national identity, civility and barbarity**